



論語考

宇野士新昌著

□ 12  
3125



口 12  
3125

3125

徵蓋先王待善和樂孔子之  
前學者亦信其義然其言人人  
殊矣至於孔子而後論說故所  
以幸之為論者蓋以氣孔王事

### 考論語引

新金  
九部  
不心  
羊自

日本後學序著

新金

業乎甫大史以儒學者梓述六  
藝故於孔子且之謂矣如  
信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  
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  
謂孔子論權孔子之治統為不  
失古言適備屬之弟子其意備  
如尚書之高也則國難家產何  
別論論論何謂且謂論多言  
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之言合格  
同官大司與有與陪凡言之可  
以為教者皆謂之治如語云及  
請重斯語之矣可見已故曰謂  
之治者豈然耳  
七十子所錄人、殊矣散之四  
方人為篇而篇無統也金篇無  
意蓋以此程子曰成於有子曾  
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延  
禮固冉且也子思作中庸其  
祖子何必優於字中大其族  
有為大夫者則子及之其定否

漢書藝文志曰九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論語  
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  
子之語也夫子既卒門人相與緝而論纂故謂之論  
語漢時傳論語蓋其說各異至于魏時何晏作集解  
然後乃定焉梁皇侃作疏集眾說以成之宋邢昺亦  
作疏一意從何注及朱子著集註其說大變自此以  
來說論語者不可勝數雖有同異要不出朱說吾日  
本有伊藤氏著古義以駁朱說雖所見與朱異然辭  
文則不甚異至物氏作微其說遂大異學者誰適從  
焉凡說論語者多取諸其臆不復考諸它書或考諸

信知于子路游夏之傳其族  
不有為大夫者乎之如何注所  
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其  
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註曰王  
曰而晏父名威故於包威獨去  
其名辟諱也至於刑焉正義  
始其去其名從省也朱子不  
古本每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此  
半得游醋則良性屬卷氏而  
不名又從而為之階級子程張  
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  
奉以為金科玉条不敢違違使  
疏者范平不能識其為誰某也  
殊不知吾前臣名其於父年師  
亦非解經諸儒其姓名禮當  
然也且功罪有收深深可感我  
嘗然也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  
者豈不然乎

亡書也考一而不考二取此而捨彼則雖考之猶不  
考年辨不自量乃考群書別為一說故曰論語考何  
朱得失物氏固論之而物氏所取又有得失其所得  
不復論方今朱說為政故論物氏所失及其所遺焉  
伊藤古義固不足論且物氏既辨之如物氏之說其  
所得善於先儒而所失甚於諸家是不可不論也故  
辨之以附于後如辨朱物二說覽者弁髦之可已  
朱子教史記及取何氏程子之語以為序說其文  
非序非說特以冠篇諸之序說耳所載史記不盡  
孔子行事即使盡之不足以考盡語意不載可耳  
且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

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  
而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  
名其不成於他人之手者蓋美  
矣口之與陽華有間也論語者  
聖人之言而門人之辭也皆之  
聖人之文者感矣門人一時以  
意錄之以備忘焉身豈有意  
信之後世哉且鳥知其錄時之  
意乎且論語詩經詩有序而  
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  
之乎皆點之野學也耶諸書  
屋則若延錄者之工拙殊也凡  
謂論語精擇者其說至於邦君  
之妻曰小君而歸矣且先王之  
道禮樂焉耳而孔氏多言其教  
禮樂殘缺論語適有不可解者  
矣

子於魯昌平鄉取邑如此則孔子不知何國人若  
以襄公為知為魯人則當時之事以魯紀之不獨  
魯國之事也史記乃云孔子生魯昌平鄉取邑然  
後乃述其事焉春秋時列國有都有邑而並屬國  
叔梁為鄉邑宰而仲尼生焉漢制有郡有國而並  
領縣縣領鄉而邑屬鄉昌平鄉屬魯國魯縣故曰  
魯昌平鄉取邑司馬遷混合古今以述事故孔子  
生魯昌平鄉取邑在史記是可在論語不可不可  
無辨也且彼世家尚未盡孔子之事況於斷折何  
必載之孔子卒年七十二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  
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此載  
史記之文也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

以匹夫終其貞故其所行  
止於若是焉夫葬歷山陶河  
濱而人化之是其愛為國何以  
睹其通乎當有其意則學而措  
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  
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比者之  
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  
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  
矣新儒仁壽先生殊於宋儒也  
然則倫惟不足流邪曰不也王  
人既任其規矩而後身般位外  
其益豈小乎是歷山雷澤之  
間亦足以窺其百怪之時哉聖  
之聖人之道大矣善學者所見  
之小乎耳

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貢曰入直  
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  
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  
西赤掌殯葬焉哈以蔬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  
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  
棺四寸柏棺五寸飾墻置翬設披周也設宗殿也  
綢練設旒夏也無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  
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  
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  
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  
昔夫存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是若斧矣從若斧

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  
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孔子之喪公西  
赤志焉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宗殿也綢練設  
旒夏也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  
經出則否又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  
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  
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  
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  
夫子之志乎哉孔子家語曰既卒門人疑所服夫  
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  
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葬

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貢曰入直  
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  
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  
西赤掌殯葬焉哈以蔬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  
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桐  
棺四寸柏棺五寸飾墻置翬設披周也設宗殿也  
綢練設旒夏也無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  
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  
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  
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  
昔夫存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是若斧矣從若斧

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從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  
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  
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  
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孟  
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櫛居三年。然後歸。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  
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  
夜。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  
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皇  
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說苑曰。季康子曰。鄭子產  
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珣。夫婦巷哭。三月

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變。夫子  
奚也。諸說同異如是。又按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  
孔子卒。十七年十二月。高柴從公會。齊侯于蒙。則  
其三年之喪。非弟盡在焉。檀弓曰。事師無犯。無  
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且古人尊  
廟而後墓。葬親者。不以遠近為孝否。故廬墓非禮。  
況六年乎。子貢以義起禮。而以非禮終之。可疑也。  
子夏謂燕人如彼。而子貢所為如此。可疑也。假使  
子貢獻禮。不且以孔子之喪棄之。而直情而徑行。  
可疑也。檀弓最可信。而無子貢廬墓之文。而朱子  
曾不疑者。深信孟子故爾。程子語論語成於有子。  
曾子之門。是柳子厚說也。子厚論語辨曰。或問曰。

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與成其書者曾子之徒也按禮記諸書曾子莫不以子稱而有子亦多以子稱彼亦成於二門耶先進

篇閔損或以子稱雍也顏淵冉求亦稱子季氏微子稱夫子皆以孔子則論語之成不在一人而不知其誰也程子三說並俚語載之於此豈非輕易論語乎夫筆俚語者唐以前所無禪家乃有語錄蓋彼家不事文故直筆其自口者宋諸先生率以經傳為不脩辭又見禪家有語錄習而不非亦作語矣其諱效禪家者証也

物子曰論人論官論罪古皆謂論而定之也說文曰論議也廣韻曰說也增韻曰紬繹討論也周官曰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

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左傳曰鄭人遊  
于鄉校以論執政孟子曰尚論古之人是以論其  
世是雖非徒論辯亦非必定之唯論罪是決罪之  
謂耳詩有韓詩毛詩而謂書為尚書樂器曰尚者  
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尚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且如子見南子及孺  
悲欲見章非夫子所論而有如鄉黨篇則論屬後  
人也語與言固別然如仁人者送人以言是言之  
可以為教者如其語犯其語迂其語伐其語是非  
可以為教者則語訓言亦未非也難程子二子之  
說曰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夫子  
思是仲尼孫孫而稱其祖豈以其氏族乎不可謂

稱子與稱字同也大凡其族有為大夫者則子之  
此亦臆說子者男子美稱豈以族有大夫乎上論  
成於原思下論成於琴張故二子獨稱名何其語  
之似程子也嘗以伊藤氏為宋儒之徒於此已亦  
為宋儒矣若曰子思成於琴張憲問成於原思則  
可已夫成論語者不可定其人即能定其人不可  
使再生以決吾疑則何必定焉曰門人一時以意  
錄之以備忽忘耳豈有意傳之後世哉始重論語  
而至此又輕之何自違也又曰謂論語精撰者其  
說至於邦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春秋時名多不  
正而夫子常欲正之故有以語物子謬正名之義  
平生賦詩作文率是亂名故至名稱其說多誤再





足以見我德之不孤而向來如之  
愠也君子成德之福之言亦備  
於已則富貴爵祿與譽得喪一  
切無所動也中故聖人不知  
而與我之毫無所加學之至也  
蓋其益愈大則微之者愈安是  
君子之所以不愠也故夫子自  
言其意中之事以勸勉人也言  
適其心則悅遂其願則樂皆人  
情之所同然而人未知微悅樂  
也君子者人之所仰慕而人未  
知微君子也故學而時習則所  
得日熟是為微悅矣有兩自遠  
方來則善與人同是為微樂矣  
而至於止不怨天下不尤人無  
入而不自得則不啻免為鄉  
人是為微君子矣而兩未之樂  
不偏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  
學之功不其大乎夫子所以  
為天地立道為生民建極為万  
世綱常者亦學之功也故論  
語以學之一字為一部綱而而  
門人以此章置諸書之首蓋  
一部小論語云

義曰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惠學道春合  
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冉有曰非不說  
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春秋傳曰卻穀說詩書執禮樂又曰昭公十  
四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年之禮不說  
序歸以誥洵子焉洵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  
說而後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夫孔子自衛  
及魯然後雅頌各得其然則當時魯國之學亦可知  
已凡不說學者其說率如子馬所謂而詩書禮樂非  
身習之不可知其可悅故學記曰雖有嘉穀弗食不

微 子為男子美稱亦為大夫  
之稱古者天子世嗣諸侯世祿  
大夫不世爵士不世祿四十而  
仕為士五十而爵為大夫七十  
致仕是志立而爵從以大夫為  
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額  
封侯以官至三公為多所得  
者比矣是稱子之美也子必有  
父人無不有父者不德為不有  
為不有其父也學成進而爵為  
大夫亦為其父也故禮記家  
於堯于古之美也論語稱孔子  
去姓如春秋公孫魯族內辭也  
學禮備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學  
言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  
之道自有先王之教信曰魯正  
當四術立四教項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是也習者習其業也  
時習之玉篇曰以時補習之信  
曰春補習經教學禮之流書其  
習之亦如之以其外先王之教  
也說者心深愛而有所愛慕也  
蓋先王之遺教美節會萃天下  
莫尚焉而其教法順應陽之宜

知其肯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故曰學而時  
習之不亦悅乎言雖不悅學者苟學而習則說也之  
周禮大司徒職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  
曰聯朋友鄭玄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則朋謂凡共  
學者也襄公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  
則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  
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不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則他邦皆可  
知已故能修學政則有志之士自遠方來不獨國中  
之人焉樂樂游道之廣也學記曰敬業樂群又曰樂  
其友而信其道是也凡學之可樂不唯有朋而來然  
不學之人不可語其樂焉故以朋來言之凡人不得

以將息之假以歲月而長養之  
學者優游於其中久年之化惠  
日以進磨磨時雨之化大者大  
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  
即度余情後教者也與爾其  
其在於者而不懼也非也學成  
而心於人遠方世亦有未從我  
辭者我教而育之亦以在教者  
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懼  
而它亦乎此天下之樂皆在當  
貴而賤之樂其尤而可憐能  
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之至之詩而孔子  
適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  
於世也嗚呼心有所懼則益  
慍慍一音之轉不必列如君子  
治民者之杯也大夫以上者在  
下其志足以長民希謂之君子  
也古學先王之遺以愛成將以  
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  
其心豈莫所辨辨乎為下者之  
情為然亦有金馬行先王之  
道於世也信先王之遺於人  
命也唯余不同於是時教學以

志則慍失職則慍學成而不知於人是不得志也失  
職也然而能不慍者豈非君子之人乎言縱不能知  
而用而無害於世也夫人既慍則激激則生事而彼  
不說學者其於好學者不輕則忌之故以不慍言之  
曾子立事曰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  
子終身守之勿也曾子制言曰君子無愜於貧  
無勿於賤無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  
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訴不知我吾無愜  
朱子解學字以其學既效先覺之所為而其所習  
為何如哉凡習者各因其事而異或以歲或以時  
或以月或以日若以朱子所謂學則時字衍矣以

為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辨  
修豈不以君子之人乎不亦  
乎者發辭聲學習之道可說可  
道教夫為本禮樂刑政皆奉天  
余以行之故知命安分君子  
之事矣中庸曰匪道不見知而  
不惟惟聖者能之易文言曰不  
見是而無悔就而德者也且  
聖人而充君子之莫莫所待而  
不慍過舜泰伯足以當之非此  
人所能及者大丘孔門之教不  
以凡人所不及者強之故曰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又曰學而不厭悔人不倦皆  
孔子自言以勸人者與斯章之  
義正相象也悅則不厭則不  
倦倦則以年歲言費於此如得  
云云皆以是物信哉  
朱子以效訓學且字學家教名  
之說謂聲音之道展轉相因效  
轉為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教  
學一不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  
字且學字不須訓治其義自

說為喜悅之悅而不自得故以喜意解之要之習  
字說字皆窮故又引程子說然亦不通焉謝氏解  
時習非古也蔡氏陳氏解時敏亦然皆不考古身  
夫詩斷章取義故其解愈分其詩愈妙論倍則不  
然而朱子解詩歸之一意論語乃為含糊吾未知  
何謂也樂謂學之樂也朱子以為教之樂而朋字  
不通故不因也注以同炎解之洛浩曰孺子其朋  
是謂群臣為朋以其共事也而朋本古鳳字鳳飛  
群鳥隨之然則凡共事者同類者固可謂朋也然  
於師弟可謂之友不可謂之朋已學詩書禮樂者  
欲施之天下也知治天下國家之道而人反莫知  
則難不慍焉高議微論專修已者固世難於不慍

明朱氏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視者坐落流中庸孟子安求為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廣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者何況效乎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化生花學以成德以性殊立言到行亦人殊何必效為宋儒非剪線之花則里婦效釋西施可謂陋矣又如刑竟其其一且語然貫通之流即人之道所無益先王之教習之久与之化而後而知明矣有所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有於哉哉宋儒主理音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窮處故又立一旦語然之說以清之辟清不享大宰欲知其味豈非年年先保以天下之入為迷斯有性聖人之道豈有是故孟子先覺後覺則正微諸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作偽耳豈謂學故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為而言之

且其所謂性也宋儒莫善於孟大略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夫夫古言其所謂善亦以至於言之遂加一不字而有復初之說也亦無取夫之德其可立者理耳故又曰性即理也且宋儒取諸其腹安作者昭昭乎即矣哉又如仁者以格善補偏為學問之功者亦淫流中庸而謂之不設聖人而有之故也里其說之是即孔子美學為習則聖賢亦為淫流學問固有重禮之美然重禮豈能學問之義美非習之取以為時之更習又以為無時不習亦不鮮豈可謂無特擇者已時之更習僅為童子受句流者事也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與祭皆各表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如此戶立把高可見其能之野已說訓意殊多不知宋儒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若色之悅耳目獨泰之悅口理義之悅心五聞之大悅憚然不悅之皆悅服

尹子之言不亦宜乎論語子曰吾聞世襲亦不謂子男子美稱物氏之說贅且非矣孔子子姓孔則氏也族也混姓與氏族秦漢以後之事而公是諸侯通稱春秋傳列國並以公稱春秋是魯史不可以魯侯稱而十二公並顯以其謚亦不可以謚稱故單公之內外之辭則薨與卒耳解說與朱子不甚遠故其說亦苦已樂有樂在已者有樂於外者不可以概也愠說文曰怒也心所愠積廣韻曰恚也倉頡篇曰恨也各有所當易曰君子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向愛心愠愠于群小檀弓曰辟踊哀之至也亦算為之節文也祖枯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又曰人

喜斯陶斯斯咏入斯猶也斯舞也斯愠也斯戚也斯辟也斯踊矣左傳曰晉侯使司馬女嬀侯來治杞田弗卷歸也晉悼夫人愠又曰宋皇瑗之子縻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与之鄆般愠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儀克晉詰曰韓簡曰饑食其糶三施而血報故來今文擊之秦莫不愠晉莫不怠楚語曰鬪且曰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史記吳王傳傳曰皇太子引博局擢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葬長安註愠怨也漢書曰膠西干

之夢豈特意乎心與理決殆  
則善矣備誠枯草哉悅固在心  
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在  
外緣爾末道是無用之解其深  
疏於言佩珠不知其言樂者皆  
樂在欲者而不須求之義悅  
樂之外悅者道尚在彼而欲字  
之樂者道已在彼而我欲人豈  
不明白乎愠則含怒意亦多於  
南凡解愠而窮矣且人不知而  
怒雖非君子亦無是事且於樂  
事不愠為所逼境有順逆者則  
其誘其笑人不知不謂在上之  
人不知其有長民之意治邦之  
才耳如世未改知也夫豈為七十  
子不知夫子乎故爾永之樂亦  
人不知之等適以教有英才自  
樂而人不知亦不愠耳是儒  
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意故曰  
不在君子乎樂子以道道後  
為大小事以爾氣為順境以  
生性處落為人不知為逆境所  
見之愠宜其愠而之爭也又如  
以及不知而不愠為學向之極

五端數犯法再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為警省  
貨殖傳曰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若雖  
為僕虜猶亡愠色是與子文無愠色子路愠見其  
義可見焉朱子解含怒未非悶乃心鬱也與愠不  
同故不見是而无悶非毫德而隱者弗能之人不  
知而不愠成德君子亦能之諸家不辨愠與悶程  
子既繆物子亦引之是其視愠如悶耳蓋邇世不  
見知而不悔其吝伯乎邇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  
其文王乎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子  
文也愠鬱一音之轉固然一既轉而分則其義亦  
不同凡解字者不可執着一義寫以命解不愠以  
此章之意為勸人學故也此章以脩學政望於上

切是固然有所愠者為其有  
所蘊也苟無所蘊亦何足貴哉  
且聖人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  
貴知常若徒以心不為利名動  
言之過佛老不能之蓋先王之  
道與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學  
復則仕以行其道子路曰不仕  
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原之  
孔子時議論如此故人不知而  
不仕其心有所辨賢士子之常  
也樂特書以忘憂儒者之事也  
孔子以此且處亦以勸人此章  
之義也

之人豈可以命解不愠乎君子有以位言者有以  
德言者而以位者非必所以治民而以德者非必為  
長民之德諸書言君子者不可勝舉然舉一以定語  
之亦不可也以不亦字為贊辭其意不通是與耶  
昂疏皆不知字義也朱子以學為先覺之所為固嘗  
非也然其以效訓學未非何者學字意不一故以狀  
其本義訓之不曰悖即效也何混之有愠鬱一音  
之轉既自言之至此乃非朱子何也效先覺之所  
為雖不可及解此章然其意不可非也效先覺之  
所為雖不可行亦人殊則見賢思齊非耶人性以  
皆善明善而復其初固是宋儒之學然與悖而至  
聖人不同於此言之近誣其尤解經無特操亦何幸

古孔子弟子有若解少也上  
儒凡在已上者言孝悌之人必  
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本甚  
也其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  
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古義 有子孔子名若犯上謂  
子犯在上之人解少也亂謂逆  
理也常之事也言若弟之人不  
待學而自不為不善也蓋明孝  
弟為本然之善也誠專力也本  
於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  
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過生不生  
已也若若者其意於仁之本欲  
故為仁者以孝弟為本則仁道  
充大而足以保四海也此章總  
贊孝悌之至要也蓋其為人也  
孝者其性之最效而近道者  
也則其必犯上作亂之事可  
知矣此則進德修業之基本而  
可以至於仁矣仁者道也若悌  
者其本也為自此本而充之則  
所謂道者生不已也 猶有悌之  
水運之而於于四海有根之木  
培之則可以参天故曰孝悌也

刻也二義兩通者豈不並舉乎彼不知謝氏之謬者  
與解詩堅持一義是其陋耳南風詩薰愠成韻與雅  
他愠不同若執一義則每字皆有所窮矣人不知其  
固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才德然凡上之知下非有  
吹噓何以知之哉且人之不知已雖從吾遊其就  
聲譽而來則不必我知也當不見知之甚或不能  
無愠又人之不善學雖勞其教不知所教似玩弄不  
我亦不能無怒雖不可解此章然未可謂無是事  
也儒之名古矣如稱儒者孔子時未有之有墨者子  
出然後有儒者之稱此以儒者言亦昧於名稱耳  
且以孔子當此章以為勸人學與先儒同認見孔  
子何小哉

第二章

其為人孝弟

古孔子弟子有若解少也上  
儒凡在已上者言孝悌之人必  
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本甚  
也其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  
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古義 有子孔子名若犯上謂  
子犯在上之人解少也亂謂逆  
理也常之事也言若弟之人不  
待學而自不為不善也蓋明孝  
弟為本然之善也誠專力也本  
於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  
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過生不生  
已也若若者其意於仁之本欲  
故為仁者以孝弟為本則仁道  
充大而足以保四海也此章總  
贊孝悌之至要也蓋其為人也  
孝者其性之最效而近道者  
也則其必犯上作亂之事可  
知矣此則進德修業之基本而  
可以至於仁矣仁者道也若悌  
者其本也為自此本而充之則  
所謂道者生不已也 猶有悌之  
水運之而於于四海有根之木  
培之則可以参天故曰孝悌也

孔子家語曰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  
強識好古道史記曰少孔子十三歲正義曰家語  
云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今本不同孟子曰子夏  
子張子遊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魯  
子魯子曰不可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檀弓  
無此事但有其言似夫子事耳按諸書有若與曾參  
無有稱其字而以子桓之此章言孝悌之人率能從  
上不復有作亂人人孝悌而天下平故先王設教以  
孝悌为首孝悌之教成而仁徧天下焉孝經曰夫孝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

者其為仁之本歟可知道也者  
乃指仁也而孝弟其根本也  
若以此置諸首章之次蓋即孝  
弟乃學問之本根也有旨哉論  
曰仁者天下之達道而人之所  
不可不由焉而行者也而循其  
本則人生之善具此四端苟知  
擴而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故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違之於  
其心也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又曰親之也也他  
之天下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  
本其言相得蓋孟子祖述之也  
先儒之說以為仁義者人性所  
具之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  
者而已居處看孝弟未幾則其  
悅則仁體而乃本孝悌用而為  
宋於是年有子之言似相輔  
故曰為仁以孝悌為本高性以  
仁為孝弟之本然既曰其為人  
也孝悌又曰本立而道達則其  
以孝弟為仁之本可知矣然則  
孟子以仁義為固有者何也蓋  
謂人之性善故以仁義為其性

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周禮曰師氏教三行一曰孝行  
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祭義曰衆之本教曰孝鄉飲酒義曰民知尊長養老  
而後乃能入孝悌民入孝悌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  
**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見  
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  
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  
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連於朝廷矣行肩  
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璫白者不以其

也此以仁受名性也非直以仁  
為為人惟也蓋聖子重三正  
在平此不容不辨焉  
微為仁於天下以教孝悌為  
先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親  
之禮所以教弟也孝悌化行民  
俗和順天下自然治而後世不  
知其意以為迂闊故有子皆其  
意也言觀於孝弟之人不好犯  
上作亂之事可以見其效也蓋  
焉君子務本立而道達蓋古  
語有子引之有本有末莫非道  
也君子務本有司務末而無本  
也在上之人所統而力有不  
周也本立而道之行於彼者自  
然而然有非君之所使者辟諸  
草木之生動也莫之能禦故  
曰道生我教孝弟未嘗教也本  
嘗教也本立而道達蓋古  
忠敬和順自然生於彼先王之  
知其意也

任行乎道路而弟連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  
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連乎州巷矣古之道五  
十不為旬後頒會隆長者而弟連乎搜得矣軍旅什  
位同爵尚齒而弟連乎軍旅矣孝弟設諸朝廷行乎  
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得俯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  
非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  
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  
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  
諸侯之臣也立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  
學天子祖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于所  
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道強不  
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又曰立愛自親始

孟子曰仁者之心之善也  
蓋皆在心何患非心之善何唯  
仁敬愛之理也理氣之說益出

常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  
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性  
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  
亦自漢儒始然漢儒之性近宋  
儒之氣質初無理氣之說理氣  
之說自後叔始若唯據性理也  
則性中何無孝身也程子深淫  
五行其言儒生之初唯有志氣  
之氣之理仁義禮智故曰居仁  
有孝弟未仁者身又以木為  
本根而言可也孝身以成仁也  
也是淫流孟子之失已先生之  
道仁自仁孝身自孝情豈可混  
乎蓋仁智禮也禮者先王之制  
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心義以  
制身道也王道立而師道真  
古者禮以成德於是昭祀樂  
而急備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  
人是仁義禮智之名所以立也  
其在思孟之際中故其所謂禮  
專指田禮言之後世謂先王皆  
不離淵源所委一保漢儒其所  
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誤也  
仁知並言也仁義並言道也

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  
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  
諸天下無所不行主言曰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  
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  
廉恥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皆本立而道生  
之謂也孝經曰先王有至惠要道以順天下民以和  
睦上下無怨在先王沒教謂之至德要道在後之君  
子謂之為仁之本故君子務焉孝經曰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君子之事親故忠  
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祭義曰曾子曰其  
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父

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  
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獨取  
之焉唯時言義故六經莫非義  
孰為仁孰非仁仁益紓其死者  
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  
難也仁難言以此然先王之道  
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  
下之道故仁以安天下解之庶  
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也  
者於天下瀾瀾向仁子曰天下  
及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為安天  
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  
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  
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  
若謂言不知倫已大氏先王  
之道必有身焉禮也故論曰  
詔多禮不之義者矣後儒不  
知外禮而唯義理之視必章  
之古所以不明也

本禮也本放向禮之本天下之  
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  
也禮者本也則者末也皆謂所  
始古言為稱古之言皆正行之  
故也後世禮用之禮與以禮為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  
陳無勇非孝也也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又曰  
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  
者仁此者也禮者履之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  
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也刑自反此作又  
曰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  
百行皆歸於孝孝教之本故也可不務乎呂氏春秋  
曰仁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  
私種植之謂務人其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富而衆  
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采下服  
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庶官廉臨難死士民孝  
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

本以用为未以理为未以事为  
为未皆生所是故也性固内聖  
外王之從哉

其惟孝也是亦此章之意爾  
犯說文曰侵也廣韻曰干也僭也解為干犯似無  
害雖然大禹謨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左伝曰晉伐齊侯駕將走卸棠太子与  
郭棠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  
社稷之主不可以輕入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劍斷鞅皆謂不從耳作乱不待解豈當悖  
逆爭鬪哉不知薛有抑揚乃解微惡以其顯者解  
又大惡以其小者又不知其此謂孝弟之人曰上文  
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不犯上不作乱何足以  
不為為仁之本乎如由孝弟可以至仁与行仁自孝

万事之紀也天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

其惟孝也是亦此章之意爾

犯說文曰侵也廣韻曰干也僭也解為干犯似無

害雖然大禹謨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左伝曰晉伐齊侯駕將走卸棠太子与

郭棠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

社稷之主不可以輕入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劍斷鞅皆謂不從耳作乱不待解豈當悖

逆爭鬪哉不知薛有抑揚乃解微惡以其顯者解

又大惡以其小者又不知其此謂孝弟之人曰上文

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不犯上不作乱何足以

不為為仁之本乎如由孝弟可以至仁与行仁自孝

弟始是堅白之辨耳家語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

序也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其意与此同而辭

之深淺大異矣

今物子以為仁為仁於天下固然其泥矣孔子曰

情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緇衣

曰上好仁下之為仁乎先人豈必在天天下乎今欲

係之於天下故曰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於本矣道

有彼此之分可謂近矣可謂碎矣孝經禮記所載

可見何必分於彼此凡事有本有始而未嘗不自

本始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唯

其本也故所始在此不可謂本為始也如禘嘗之

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愛与敬其政之本矣禮其政

之本也

之本也

之本也



之本也。祭者教之本也。昏禮之本也。禮始於冢，本於昏。君子貴遠本而重立始，本與始果異也。

第三章 巧言令色

古也。曰巧言好其言，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其仁也。古者，巧言令善也，解也。言好其言，善其顏色，教飾於外，則是偽善，何仁之有。孔子之教，以仁為學，向之宗旨，而平生受用，莫不從事於此，故不言道，不言忠，或以仁命之。此章是也。蓋德以仁為主，而仁以誠為本，則穀木之質，身外而實乎內，故曰巧言令色，似乎外而內，中則故曰鮮其辭，誠偽於後，微之聞至嚴也。

包咸曰：巧言好其言，令色善其顏色，欲令人說之，少能其仁也。王肅曰：巧言，世所無也。此傷世少仁者，且言取人不可不慎也。言世所謂仁者，率巧言令色之人，而仁者實少焉。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周余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唯吉士。夫巧言令色，似仁而非仁，雖古之聖賢，犹且畏之，故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夫子亦恥之，以其亂乎仁也。夫子曰：巧言亂德，仲尼燕居曰：恭而中，禮謂之給，給奪慈仁。曾子立事曰：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為難於仁。

色，侮人，侮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人貴佞，故或曰：佞而仁，而不佞以信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者，密箭之盜也。欬又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何以不佞。學待以善其言，辭學，以善其言，故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教，是未則徒為順人之反，蓋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是在天下，國家者也。大夫為士，亦其天職者也。學而成君，曰君子。懼成安，民長國家之惠，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為己任，重也。其心在國家，莫矣也。志於仁者，豈皇及言色之求，故且其所志大，故也不思矣。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稱善者，適足以亂國家，焉所志也。故也。亦注好其言，善其色，教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可者，則以內不言之，其禍斯於

矣。文王官人曰：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夫子又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欬又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又曰：論萬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亦巧言令色之比，可不畏哉。其言多矣。諸家以巧言令色為就一人而言者，故下句不通。若以世言，不知通焉。牧誓曰：魋矣，西土之人，矣字同。此夫仁不可以多少言，且無而謂少，何以謂少。若謂無為少，夫子之辭不亦妄乎。非不迫切也。夫巧言令色之非仁久矣，雖非夫子言之，亦人所屬知也。但巧言令色之至，使人惑以為仁爾。故此章之意，在慎取人，又在傷世之衰焉。

孟子好然而極於信偏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詳而本心之患已矣夫亦其心之悅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悅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字鮮者以其人之謂也夫下之大氣贊其

物子知字而不知辭故其說益苦遂以志之大小言之若如其說於巧言令色亦有仁者則以左丘明與夫子為已甚耶詩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春秋傳曰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言對云石向曰于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云哀哀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外棘其是之謂耳表記曰情欲信辭欲巧是令字巧字不必惡也然巧言令色相屬則不同也管子曰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漢書翟方進傳曰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鮑宣上

古馬駢曰子曾參言凡所云之事得無索不備而信之古蘇一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三省如三復三令之矣丁

書曰董賢本無葭稟之親但以令色誑言自進亦足以證不可以字觀也書不刺於此余初讀此記亦云字子輿然諸書莫稱其字皆以子稱之家語曰子真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氣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此四德者也以此稱之按子真長於魯子而稱以眉壽可疑也然其言能中焉此章三事並為人之意故曰三省吾身也

之學以絕外誘居處為省身  
之事也可徑而知矣論曰古者  
道遠而淺論乎故其然也  
人之間學言孝悌忠信而未嘗  
有高遠微妙之說也聖人既沒  
道愈始衰道愈始衰而淺論始  
高及乎其愈衰也則淺論愈高  
而古道愈益益其矣人唯知此  
既淺論之高而不知其去道  
愈遠也併老之說後儒之學  
是已蓋天地之道存乎人之  
道莫切於孝身忠信社孝身忠  
信足以存人道矣若曾子之言  
後世學者孰能識其意哉至極  
而無復可加者乎哉觀後儒皆  
孟敬子時之悟乎此章意若  
出一轍則知此章發出於其晚  
年而非初年之言也然則曾子  
一生之學謂此章足之可矣先  
儒惜其嘉言善行不傳於世  
者亦非深知論語者也  
徵 吾日三省吾身曾子三作  
參而無三省之目或曰參而察  
之未禮三志是為是朱子曰以

三省謂再三省猶詩語曰重也朱子恐人謂必三  
而回故掾程子為解不知詳也何氏曰凡所傳之事  
五得無素不備習而傳之若不如是何必曰省者身  
子亟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不通益甚曾子詳于禮  
其記所載可見豈專心於內乎凡古人言行傳世者  
固少而曾子言行二載禮載之不謂多已止於士  
曰則曰仁者曰曾子一生之學此章盡之先儒或惜  
夫嘉言善行不傳於世是非深知論語者也仁  
齋取道於其臆故有是言是孟子於書取武成二  
三策而不信其餘之意以余觀之此章何足盡曾  
子之學王元美惜汲冢書不傳於世余所惜亦奚  
止曾子行言被諸子百家之言不傳于今亦可

此三省者其身而謂不知古  
言然其說本於程子蓋而七此  
自一時惡其效類曾子為據  
忠信聖訓固無所不盡也信  
善行不飛言若舍賢即也朱子  
及已以實之解殊為未賜觀於  
下文以忠信為信習之本則忠  
其矣之說故為此難深之言也  
殊不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身朋  
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儒心學  
務深者也蓋先王之道安天  
下之道也然豈高必自躬行遠  
必自遠故君子依中庸中庸者  
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乎接人  
之間孔門之教為而又謂之依  
於仁曾子年約出孟子迨以曾  
子之勇比諸聖余豈以聖其生  
非以如戴祀曾子則謂之何  
可謂善強又如信不習乎何景  
曰言此所信之事得無素不備  
習而信之謂也曰信德也其德  
得之朱子曰信謂愛之於師而  
謂之信已足解信如學大成信  
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也

惜也 國之為國也 禮儀之為禮儀也 禮儀之為禮儀也  
三省之三或為平聲或為去聲不必去聲凡於經  
傳言四聲別為音註可論其文以四聲不可何則  
古今音聲不同唐與宋其音或異然有字書在則  
其異枕可考至於漢以上非復可考况於古乎按  
用墨子曰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  
計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是禮樂之樂與娛樂之  
樂其音不別而不可知孰音也今以四聲論禮  
樂仁者作古義不為音註其陋甚矣如朱子解三  
四省可謂不知字可謂不知詳何啻昧古言乎  
十 第廿五章 道子乘之國  
春秋傳曰鄭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

為人謀與朋友言皆以誠言之  
信而不屬我可不仁者先生  
之為當極其誠本交下有信  
古馬融曰道謂為之政教司  
馬法六尺為步三百為畝百  
為夫三為屋三為井十為  
闕十為成出華車今東  
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  
三百一十六里有時唯公侯之  
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  
是過焉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  
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  
里方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  
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  
制孟子義疑故兩古考包氏曰  
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  
信包氏曰節用節養後國以民  
為本故節養之包氏曰作事使  
民必以其時不妨農時  
古考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  
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  
里方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  
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  
制孟子義疑故兩古考包氏曰  
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  
信包氏曰節用節養後國以民  
為本故節養之包氏曰作事使  
民必以其時不妨農時

是以衰今大國多數折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昭公  
十三年晉侯會吳于良七月丙寅治兵于郊南甲車  
四千乘然則在孔子時千乘之國小國也故子路曰  
千乘之國損於大國之間春秋時晉楚爭霸諸侯會  
盟而列國多事小國之役於大國也事有苟且而不  
信者其國中之事亦茫然故夫子戒之曰敬事而信  
用有難節而多勞人故戒之曰節用而愛人急於武  
備而或難待農隙故戒之曰使民以時此道也蓋先  
王盛時之所無夫子觀時而得之故曰道千乘之國  
謂保小國之道也墨子曰衛小國也處齊晉之間  
猶貧家之處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  
多用則速亡必矣滕文公云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

於所存而非專任設事也治千  
乘之國其事固難而其功最大  
矣然以此為本則亦無難治者  
即孟子所謂事在易之意○楊  
氏曰止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  
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  
信以自先之也馬曰節用則度  
不傷財不傷民蓋修用則傷財  
傷財必至於言民故度民必先  
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  
本者不推自足雖有愛人之心  
而人不視其德矣然此特論其  
所存而已不及為政也者在此  
心則豈有政不行焉  
微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  
可謂善治國之道者已然孔子  
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流  
本傳專為敬曰謂為之政教也  
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  
解道字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  
敬事而謂之導乎竊疑此必脫  
簡道如道字衡之簡之道蓋天  
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中國若  
侯也遊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國則不得免焉豈非小國之難保乎  
馬融曰道謂為之政教此言為政教之心不可謂  
為政教故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  
也包咸曰道治也朱子因之然急迫淺露且亦不  
當焉千乘之事諸說不同管子有萬乘之國有千  
乘之國百乘之國然萬乘以謂天子千乘以謂諸  
侯百乘以謂大夫皆其辭也荀子曰用俗儒則萬  
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  
之地久蓋雖天子之國未能出萬乘而諸侯不必  
千乘然稱諸侯小大並以千乘而春秋時千乘則  
其小者子路之言可見已當是時大夫之邑其大  
或与小國等故孟公綽為趙魏者則優不可以為

使民以時信于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徑道也。不然，國安民為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然可觀焉，不亦謂其辭聲聲萬乘十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易於乘諸侯易於乘大夫易於乘采其富也。然其富者，侈其辭如子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乎而富之乎？故古來註家，有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矣。世已如以王畿十里出，五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子乘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里而後出百乘，安有百里而為大夫者乎？又以方百里出士乘為肆，則方三十一里有時出百乘，以方百里之國而有大夫若是，豈堪屋大之患乎？故斤、求合其數皆不通之論也。

勝薛大夫，蓋大夫之邑，魚大專簡，諸侯之國，雖小。事多，公羊傳或謂季孫為千乘之主，亦以其大也。此言千乘之國，以別大夫之邑也。人謂官人，朱子因包氏不別民與人，又以信專係于民，若如其說，相倒也。夫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四者之為要，上下皆然，何獨千乘之國，使民以時，萬乘之天子百乘之大夫，亦皆然，又何獨千乘之國，而皆人信所知也。如諸家之說，聖人之措，真淺近而已。堯舜之治，豈止於此。胡氏曰：五者及復相因，雖強深其意，何得使深乎。子曰：詩詩其西，其西本意也。物子以道為道，宋衛之道，以為天子巡狩之事，小國若供養也。周語曰：單子曰：若王巡守，則君親監

以金觀之亦病耳。其言曰：天子巡狩，自有其禮，小國何苦之有。解使民以時，以使治道路。若巡狩當農時，則何以供其役乎。其說不自禘而疑有脫簡，可謂窮矣。千乘之說，介、衣合其數，亦不徵諸子路，而循辨之，何以異也。百里非大夫之地，固然。春秋未晉六卿之邑，想或近百里。故荀子不曰百里之國，而曰百里之地。爾敬本於敬天敬鬼神，固然。道亦不然者。鼻陶謨曰：日嚴敬六德。召語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康誥曰：嗚呼，封敬故，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祭仲之命曰：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何必在天與鬼神也。如文也。古

古馬融曰：文者古文遺文。古書，汎唐也。最精最之言，廣

第六章 弟子入則孝

愛衆人無所憎也仁謂信者  
言親近有德之人也餘力猶言  
閒暇以用也謂用閒暇也文者  
先王之遺文也孝弟謹信禮  
而親仁則修身之本立矣而其  
有餘力則亦考遺文以驗其所  
術之得失也此言學問宜慎其  
初也孝弟者人倫之本謹信者  
力行之要又親信者成德之  
基餘力學之者亦就有道而正  
焉之意言在為學子時果能如  
此則學自正德自修而終身之  
業得矣論曰凡學慎其初所  
入一差必貽終身之害後世學  
者不知以德行為主而專以學  
文為事故其卒也必為異端佞  
儒之流蓋古者以德行為學問  
故學問既成而道德自立見聞  
益廣而躬行益篤矣後世以學  
行為要行以學問為學問故既  
學矣而又修德行以副其意故  
每有文字勝而德行不及之患  
矣或有未及德行而流於記  
誦之間而止者矣其初之不可

先生弟子古言也先生或謂父兄弟子或謂子弟此  
言為子弟者不可空餘力而餘力唯學唯文也古  
之學是六藝然如禮樂非入學不可習在家學父兄  
故以餘力學以餘力學故學文爾家語云女而不學  
長無能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  
餘力不可以暇日解何者以下有則以學文也且  
解餘力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汲此學文之意可  
見已宋儒惡文故其解如是程子謂說亦然馬融  
曰文古之遺文古者立言之古不少有如周伯藏  
文仲馬氏意蓋謂記古文也馬曰天在山中大  
蓋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子曰博學

不慎也如此  
微而信者慎其言行不  
致為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子  
分記言行蓋取清易庸言之信  
庸行之信可謂雅矣孝弟者弟  
子之道也信者持身也愛衆  
親仁者接人也三者日用之  
常也餘力學文以進德也朱  
註謂要行本也又指末也又曰  
力行而不學文則世以考聖賢  
之成法微事理之當然而所行  
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  
且失之於道也禮樂之文先王  
之教也不學此則豈有上焉者  
未免如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  
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  
考成法微事理學禮樂諸先生  
皆不知學問之益也哉  
仁者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  
言學問順其初也蓋探弟子學  
言之有專學子服其勞有兩食  
先生饒先生行于古未有若是  
拘者也夫子不言為人臣者  
若三事而仁者勿生一見乃指  
宗門之別也以弟子門初受

以文約之以禮古所謂文者豈獨六藝之文乎漢  
書曰孫室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室為  
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室自劾去曰士  
安得獨自高前日君舅欲學文而移室自近故解  
小學文為荒六藝之文可謂文唯六藝之文不可  
物子曰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  
則虽有上教者未免為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  
德哉當時俗文非知文不可待君子何必論君子  
之德且宴安之為鴆毒在女壯特甚故為子弟者  
不可不勤也又何必論君子之德概人以君子之  
德不亦遠人情乎  
茅七章 賢易色

敬孔子先以此敬之而故是孔  
子時豈有宗門也  
古 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  
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孔  
安國曰是也前不廢其身  
古哉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  
商安人之賢而善其顏色言好  
善之有誠也致就來也致其身  
謂不有其身也子夏言學者惟  
智而已苟有如是之人雖或  
未信其學必謂之既學道之  
人矣 〇游氏曰三代之學世所  
致即人倫也惟是四者則就人  
倫而論之為道何以加之乎  
夏以之序名而其言如此則古  
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愚謂子  
夏得親夫於聖人而為信厚中  
焉則固當與得聖人之意而令  
其言如此則聖門所謂學者  
可知矣故學者能得子夏之  
意而後可以流傳不然則雖文  
字可觀而未得聖人之門可不  
察乎

家語曰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貢曰  
七十二子解曰卜商衛人字子夏孔安國曰易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也按解曰致其身者致之  
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孔子說之以詩曰或夷式已無小人殆若高也其可  
謂不陰矣此章言人不可無學也夫吾者固善矣然  
性質之美或有能之未足為脩學之效然非脩學不  
能如此之具焉故言設有如是之人雖未嘗學吾必  
以為已學矣漢書曰李尋云少微處士為此為輔故  
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旅  
葵曰今寶玉于伯升之國時庸展親人易物惟德其  
物春秋傳魏絳曰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致身臨事不  
顧身也

人教君子人也意子夏設此以  
教人也若有人能此者其人  
或自稱曰未嘗教必謂之已字  
之人也必為悲斷之辭以他知  
他色之人未信其生平言之實  
易辨也色之何從而得乎  
乎愛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  
也其為禮當能致其身謂致身  
其職也此曰致者皆謂使之至  
也如致教致養致和致中如謂  
吾者所使之而致哀之心中和  
之氣自然未至吾言自然生  
吾言如致養致和致中而使之  
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致納身  
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自大  
色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  
不任之如索人視他人肥瘠如  
肥瘠上捕魚是其自悅在此而  
下不至於彼官身不和平得  
謂之已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  
身其職而後名也故以教自善  
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故枕藉  
也辟指愛惜物不肯放手也  
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注致枕

子夏卜氏卜族也其姓未詳當時男子稱族而不  
稱姓婦人稱姓而不分族其男女同所稱或謂之  
姓或謂之族者秦漢以來之俗也後世君子昧古  
故司馬遷叙古人或謂族為姓朱子未知其非也  
夫賢賢與好賢不同如好賢好德之心可以好色  
之心相易至如賢賢之心不可易以好色之心也  
孔安國曰以好色心好賢則善可謂昧矣朱子據  
然不自穩故以好善有誠怙之凡諸事豈學者  
所止而曰學求如此而已曰務學之至曰學之為  
道何以加此一何小也子夏以文學名故其語如  
此是其所見大異於子路輩矣子夏謂不可無學  
而諸先生之解如是而其解之弊或至廢學子夏





古之安國曰固也一日言  
人不離其親無威嚴學文不  
能固國其理節去曰主親  
也厚難也  
古義 重者重威嚴言君子  
名者重則威嚴而民不敬夫  
子多為當時賢士大夫流故凡  
稱君子者大矣指在位之人而  
言凡曰曰固也言君子亦言  
為學以致其道不然則有固  
不通之病也對齊之林忠作  
學尚之本故學必以忠信為主  
朱氏曰血通解止辭也友所  
以輔仁不知也則無益而有損

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少  
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  
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群臣  
有司且各竭力致身之義可見也

第八章 君子不重  
此為弟子遊宦言也夫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固  
慎所居然其去也亦不可輕輕於去就則雖得君以  
服官然臨下無威焉學優則仕仕優則學輕於去就  
則其所學亦不固也夫遊官有主有友曾子制言曰  
曾子門弟子或將之魯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  
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  
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

勿謂此辭難也自出  
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此章一句  
論諸章有述記一時之言者有  
侯錄異日之流者有統釋教言  
以為一章者如此章是也蓋凡  
門諸子綴釋夫子平生格言以  
作一章自相信之也後之學  
者亦身自佩服焉論曰主忠信  
凡門學問之正法尚不主忠信  
則外似而內實仍言是而心及  
非難也蓋為仁者有與色取仁  
行違者有與後儒徒知持敬而  
不以主忠信為要而獨何哉  
徵 君子不重則不威曰往教  
重也最重者性也豈可強乎蓋  
和私國之大事其諸大禮  
宜事也君子奉大道以行之建  
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  
象星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  
則非重也君子懼慎以為惡  
故凡非重事不投威嚴唐虞若  
臣命辨於一堂之上凡門師弟

雖汝親庸孰能親汝子孟子曰觀近臣於其所為主  
觀遠臣於其所主故夫子於衛主顏雝由於宋主司  
城貞子主也友也誠不可不慎焉故主必忠信之人  
友必與我同道者必與我同志者主非其人則失身  
友非其人則損德故二者有所過則改之不可憚也  
家語曰宰我請問帝嚳孔子曰其色也和其德重其  
動也時其腹也哀春秋傳晉司馬寅視吳王曰夷德  
輕不忍久揚子法言曰或問何非斯語之人曰取四  
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言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言  
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欲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曲  
禮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中庸曰誠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親友乎皆古之道也後世此  
義不即天地者上下隔而仁不  
明職之由皆學則不固位日  
博學也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  
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望之為  
詩亦謂此也周注不堅固非古  
字也仁者先生謂學問之效今  
人不固隨其直視學太廣矣大  
非孔子之意也至忠信鄭子曰  
主親也且其意如主司旅員子  
家之主謂學地神所主之氣必  
忠信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謂  
親也如管子張主忠信後受  
崇也也此言相察與友不  
如已者則勿悔改乃後受之  
軍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  
禮記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  
本也皆主忠信言聖學者學先  
王之德也先王之德流天下之  
道也故其道廣大而高明而精  
微皆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妄  
故學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矣  
亦已皆古之通也主如主文編  
誅之主解諸生原主而後發

善而固執之者也荀子曰百發一失不與謂善射十  
里頭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  
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  
人也又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  
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  
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如好者焉斯聖人矣  
故學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又曰學也  
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昌謂至足曰  
聖也子夏曰日知其凶月無忘其所能射義曰好學  
不倦好禮不衰旄期稱道不亂皆謂學之固也家語  
曰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椰子  
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  
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  
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  
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  
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  
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是雖非遊之其道  
其志相異者則不與之友矣荀子曰友者所以相有  
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可不慎乎  
何晏解重為敦重朱子據以為厚重重唯是輕之  
反不必加厚凡事以外內言是宋儒之常而厚重  
作也戒嚴外也今反之何哉不如有謂不及者有  
謂不同者此以為不及固無妨於字法呂氏春秋

至善忠信而後所學可成皆忠  
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  
信之謂也何必從程朱諸先王  
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遺法  
天下之通也故學之必在擇人  
之間焉其能擇人之間苟能擇  
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己矣  
且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具有  
師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  
術故雖失為人深之思與朋友  
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則不  
知遊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  
無時皆也且病也故章君子不  
重則不誠學則不固是謂主忠  
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稱主忠  
信以教門人或並引以相登或  
稱以德行此章之半見宜篇而  
其言不美以為非一時之言皆  
不知孔子稱主忠信也居詳此  
章豈唯春秋哉

謂不同者此以為不及固無妨於字法呂氏春秋

此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其言及與神一和之有

曰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  
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  
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且曰吾不如者吾不與  
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  
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  
也然則以不如為不及似於句意亦無害者然我  
夫不友不及已者必求勝已者則其勝已者亦以我  
為不及已而不肯友之人人獨立孤行而後止豈  
如是而可乎故雖未及我其道其志與我同則以  
為友亦未必無益豈必有損哉故曾子立事曰友  
以立其可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  
與終身矣韓詩外傳曰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

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行法而志堅好修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當  
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  
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不其然乎如呂氏春  
秋則王侯貴人之事是在周公可耳且心既主忠  
信矣而其所友欲無不及已者則或害於其忠信  
故解忠信曰實曰誠不謂盡已也既欲無友不及  
已而又欲主忠信則亦有所妨故曰無益而有損  
以護其不為辱耳改過之解有家語在即無家語  
句法可見已  
物子解重以重事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  
重者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

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何必建旌旗設百官而後為重事也。後世如漢韋賢、晉謝安，多以持重善相業者，豈必在重事哉。凡事之不可不重，不唯在朝廷則非謂重事也。威有威嚴之威，有威儀之威，無論威嚴之於人，與事大矣。帝嘗仁而威，夫子威而不猛，儒行不斷其威。祭義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太禹謨曰：戒之用休，董之以威。勸以九歌，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衺衺、威威、左傳曰：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又曰：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史記曰：太

太公家令云：奈何人君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非莊麗無以重威。謂非重事不設威嚴，何其偏也。凡事以固言者亦多矣。易曰：恒德之固也。貞固足以幹事。左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闔伯比云：莫教必敗，舉足高心不固矣。周語曰：敦龐純固，於是乎成。又曰：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歌而德之。管子曰：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又曰：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又曰：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又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荀子曰：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校治之謂神，萬物莫足

古 孔安曰慎終者孝之其  
哀遠者祭之其敬君能行此

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其以固言學者既證  
之矣又按史記儒林傳曰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  
上屬所二千石是亦謂學之固也今列傳學無方  
在孔子無常師則與上句文理不順自負以知古言  
而不知古言非孔朱易色之解而解不固以不固  
守一師之說何哉但以固有固陋之固而荀子以  
外莫以固言學故謂舊註非古言也危物子之解  
論語其微諸古言善矣然其泥古言而失之則與  
不昧古言而失之為之失耳

第九章 慎終追遠

此語王者政教也慎終謂臨事持重也追遠謂考事

二著民化其意皆吸於厚也  
古義 慎終而不忽者有用處  
固也慕遠而不遺者好善之意  
也上之所好如此則下民化之  
而無所不尊也世之不知道者  
必迷目前之近利而忽於遠道  
習未俗之習而遺於遠道此  
此者其所以自誤者既薄矣何  
以能化其民使之歸厚邪然則  
其為國可知也

復古也蓋慎終以愛民力追遠以防民奢故下民之  
德亦歸于厚也仲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太甲曰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  
汝心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蔡仲之命  
曰慎厥初惟厥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文王  
世子曰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  
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春秋傳曰大叔文子曰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  
以不困老子曰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失民之從  
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是則無敗事家語曰孔  
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訕格之  
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史記楚世家曰

靈王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  
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  
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何用靈王曰  
用桓公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  
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大室之盟  
戎翟叛之君其慎終慎終者慎終于始之略與言終  
始二字者其義不同也禮器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  
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  
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葦之安而稟歎之設郊  
特牲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  
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葦之安而

靈王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何用靈王曰用桓公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慎終者慎終于始之略與言終始二字者其義不同也禮器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葦之安而稟歎之設郊特牲曰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葦之安而蒲越稟歎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黃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襲之甚也如是而后宜是節追遠之事後世王者考古禮以行之亦其追遠之事爾

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匡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終於心未有遊虞弋射之享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漢儒之解如此而朱子因之左傳曰憲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一是君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慮引

此則慎終之解似不失者然慎終自有其義不可  
以證是語也說文曰慎謹也朱子以謹解慎避國  
諱也然慎主心謹主言行愈益使人惑焉君牙曰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追配于前人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坊記  
曰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中庸曰周公成文  
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梅福上書曰今仲尼之廟  
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  
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  
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是追  
者追其功也故祭可謂追孝可謂追養不可以追

一字言則祭盡其誠不可謂之追遠也故諸說皆  
不從焉示新入學子示十卷子會文亦十卷  
物子曰語所以制禮之意也祭義曰夫禮始於冠  
一木於昏重於喪祭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  
一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及諸侯臨御佐之喪是非慎終乎祭法曰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  
禘嚳祖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而宗湯周人  
禘嚳而郊稷祖文王宗武王樂記曰武王克殷未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祀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宋封  
殷之後於宋是亦為祭祀爾且中庸曰上祀先后

古鄭多曰子禽於子陳元也  
子禽於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  
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而  
而得之抑抑人君自願與之為  
治知言曰言天子行此忠厚得  
之與人亦之聖明人君自與之

第十卷 子禽問於子貢曰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歷相魯衛而

古義 子禽姓陳名元子身姓  
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元  
子貢為子禽字子貢為是抑  
韓子禽見夫子所至之邦必與  
聞其政而怪其感化之速故問  
若此區和奪也良易直也恭致  
敬也俛也節也讓也進也皆不  
自高之意其諸語皆世言區良  
恭儉讓皆與抗讓進皆以待人  
者相及夫子不有意取人之  
信然盛愛之至時若敬信自以  
禮政教而問之此夫子之所求  
也非若他人之求而後得也自  
在高尚者入欽其道之高務為  
務飾者入疑其虛之盛天下之  
面惠也若區良恭儉讓者皆  
和順易直謙已自卑不足以延  
人之瞻仰也子禽以此存心在  
求聖之至愈抑愈揚愈進愈先  
不已取人而人自感之此端不  
求之求也嘗告子張曰慎且好  
義慮以下人在邪心遠在家必  
虛文曰找持質者也子身知此

終于齊春秋傳補衛賜真作贛戴記亦作贛荀子曰  
子贛子路故鄙人也韓詩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也  
諸書無有稱其族獨列子有言衛端木非者子貢之  
世也子禽之問可謂處也蓋子貢心笑之戲以答焉  
溫良恭儉讓皆平常之德不足以言夫子亦非所以  
聞國政者而謂以是求之以是得之者是戲而然耳  
錄論語者善子貢之答故亦取之夫子溫則溫矣然  
溫而厲良則良矣然或違象恭矣然恭而安天生德  
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當仁不讓於師及鄉黨篇所載  
不必儉不必讓又觀子誅少正卯相夾谷之會請討  
陳桓則非溫良恭儉讓溫良恭儉讓者乃夫子之一  
端耳





本以繼志述事不墮先業為終  
故其志行不善則雖日用三牲  
之養抗為不孝况父改之後自  
狗彘意改其良法則實不孝之  
甚矣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不  
改父之政身父之臣是為難繼  
焉即此之謂也或曰若之謂善則  
終身守之可也曰三年無改者  
何也且為人父者難保其必  
皆善如何曰人之父固有良有  
不其其不其者蓋置而不論夫  
子特就其良者而言之心中人  
以上各隨其人而不能無良法  
故為之子者豈微善不可以不  
奉行昔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  
之非謂三年之後便可改之也  
其以三年者蓋以過三年而  
後即也道不可謂父之道也  
微父在觀其志志又沒觀其行  
觀人之法也然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則父昆及抗未  
可觀其行者也此上二句蓋由  
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孔安國  
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

之美而即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  
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  
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却烈勤  
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  
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又曰古之君  
子論譌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貞  
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  
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弗知不聞也知而不任不  
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是蓋觀志觀行之謂也  
故坊記引論語曰君子施其親之過而敬其義論語  
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曰吾聞諸夫  
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

所改改父之道漢儒之說多矣  
宋相信者後世三年之喪若有  
若無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禮  
聖論其心解但論其心自有聖  
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  
滿氏解當改而可不改者是無  
改之字所指太深矣仁者先生  
解通者指其法而言如盜之  
道我杖之道二在與不仁宜  
必皆事乎盜道謂由也出非  
先王之道人亦各有自以為  
適者其心自以為善而自之  
故皆謂之道又有詩書一言片  
句以解其者其所為固有所宜  
碍亦謂之道如是也何足以  
概之已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  
久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  
也以前三年而後即已之並不  
可謂父之道也動理屬豈孔  
子時之言哉益孔子之意無論  
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矣何  
者天子信問三年有官親已聽  
杜原年之言不出尚何改之有  
古之適也後儒所以疑昏者以

父之政是難能也管子本孝曰孝子之使人也不敢  
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之適又能事父  
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又論語不獨也  
此章自孔安國為觀人之法故宋儒諸說苦不自  
得也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然如此章其意明於禮  
記矣又何從漢儒為祭紂之惡雖祭紂亦不敢自  
以為為道祭紂逝矣吾不知焉楊墨佛老自以為道  
即其道也或曰或有非道而自由者是其道耳故  
雖非大惡如祭紂亦有不可不改此謂不改者非  
是之謂也物于見道字不明故其說亦苦至德之  
義亦從安在其知古言也

必有欠惡如桀紂所為而子不  
改之則有官於家國也夫桀紂  
之惡豈待紂不敵自以為道  
矣是則已備其化如彼世楊墨  
傳老秦之者自以為道苟有不  
善改之為善而尚且不改亦可  
謂之孝矣豈可謂之孝而不可  
謂之文矣故觀人之道計是乎  
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  
若如此後儒言孝則必欲孝稱  
而德若孝必備自是則君子之  
道一孝而足何煩立左悛忠信  
仁愛勇知禮之目哉且孝之  
為要甚重焉同官三意至孝者  
忠之至矣以高焉為敬者各隨  
其府所敏而取之之者盡矣  
又必立節操孝忠為此皆聖人  
之意也其人所為未合於  
道而苟合於孝忠則聖人取之  
古之道也禮儀之不知聖人之  
道豈非有疑於禮內之言也  
古馬語曰人知禮貴和而每  
事是知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古義用以也禮記作禮之以

第十二章 禮之用和為貴

此言行禮以和而不可過於和也周禮曰大宰之職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職辨邦  
治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儒行曰  
儒有博學而不窮萬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  
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眾毀方而尾合其寬裕有如此者燕義曰禮無不答  
言上之不屈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下道之  
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  
上和下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  
之大義也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祭義曰教民相愛

和為貴是也和者無乖戾之謂  
蓋禮勝則為政行禮必以和為  
貴有子先借先王之道以明禮  
之不可一於和也言若先王之  
道固至為美也世有介降時有  
陰污德由之而不改焉則有所  
恨惜而不行矣此亦上焉言  
禮之不可一於和也言知禮貴  
和而不節之以禮則委靡廢敗  
亦不可行就且先王之禮然小  
大由之無所取舍則有所不  
也知者美惡而禮之所貴也故  
人皆知貴之而不知其所弊亦  
在於此蓋道之所廢必生於所  
弊所弊必生於所貴能視其所  
弊而章及之為難故曰不以禮  
節之則亦不可行也可謂明且  
足矣論曰曰注曰禮之為禮豈  
嚴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蓋  
禮用之流建於宋儒而聖人之  
學其意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  
過倫理綱常之間而各就其事  
冥用之而未嘗澄心省慮求之  
于未竟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

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  
衆是禮之用和為貴而先王之道以和為美也小大  
事物概而由禮則有所不行故也然但貴和而無所  
節則禮非其禮矣禮非其禮是禮不可行也故舜下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即以禮節和也  
夫禮之行與天地並其不行也先王陳跡豈謂一冕  
一弁之類哉亦尚斯合器用字之古也曰禮曰  
禮以天地言古也然與朱子所謂不同焉從容不  
迫不足於和字體用之說古昔所無禮運曰仁者  
義之本也順之體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與後  
世體用不同然體用便於言學則以論經文或可  
以為怪又亦有之不可朱子以為禮貴和故先王

智皆就已矣用之而未及  
其體也唯佛氏之說外倫理細  
常而專身一心而亦不詳已於  
人事之心剛故流直語謹微諱  
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儒學  
最疏曰體用一原微微而尚是  
也其說浸滿于儒中於是理氣  
體用之說與此仁義禮智皆有  
體有用亦各有體已能方用遂  
使聖人之大訓支離決裂為有  
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  
而用輕體本而用末故人皆不  
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  
靜之說盛而孝弟忠信之旨微  
矣不可不察

以屬下昧乎古文辭也蓋和者  
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  
數三千三百蓋繁乎亦有其焉  
謂有所不周也且王制曰凡居  
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  
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  
柔斂之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  
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曲禮曰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  
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  
之故是禮之所以貴和也先王  
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為  
美乎大事莫不有禮故曰中大  
田之馬馵以承和言之為不  
成之矣刑昌疏以和為樂程子  
范氏據以為解樂固教和而樂  
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是好言  
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私先王  
所修道也非性亦憲漢儒樂儒  
以為性非也仁者先王以為惠  
而非也天理之歸文人事之優  
則樂儒以無理人欲立說亦  
能知和之為先王所修而欲引

之道美矣程子以斯字指和程子為得之履戴德  
曰子曰君向已恭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  
聖之道斯為美乎字法同此由之意二家並失  
之由者由禮也禮也故曰由和豈可以由言哉  
用訓以固然然與傷行之句彼一法此一法家語  
作禮必以和何得合焉用字為句可耳史記曰禮  
之用唯婚姻為兢兢亦同此夫古文辭者後世論  
文格之目非謂古人之文也此云朱子昧乎古文  
辭似指論語為古文辭又按其答人書曰韓柳二  
公倡古文一取法於古其絀辭者矯六朝之習也  
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之古文  
辭者尚辭也主叙事不喜議論亦矯宋辭也是其

所言自遠焉且所謂李王謂于鱗元美然古文辭  
之稱非始於于鱗元美乃宋景濂文已多有之即  
以稱宋諸家獻吉一二稱之于鱗未嘗稱之蓋以  
其目非古也不亦精乎而元美之以此稱人無論  
規矩泰漢者乃模楷六朝繩墨韓柳歐蘇亦在其  
中是其所異於韓柳古文然亦謂之古文或曰古  
文辭要對時文而言者爾昧乎古文辭物子自道  
和為和順於事情固然從容不迫亦不可廢但  
未盡耳禮之數三千三百行之以和非三千三百  
之禮而其義合禮者所謂已於禮之禮也豈可謂  
之和乎是以和為補禮者可謂不知禮可謂不知  
和希及朱註遠甚且以朱子所謂天理之節文人

之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  
究之佛氏法身偏法界之義  
耳禮之為體最嚴非此言非  
專言性之本體而指先王制禮  
重禮本嚴非失乃在不禮體  
非之非也也蓋義曰禮非禮  
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如  
世宜體用之用也

車之儀則為微引之於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按  
禮運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  
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  
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又曰夫禮必本於天  
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  
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  
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  
養其行之貨力解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

不可不察也

云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實也樂記曰及夫  
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  
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  
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左傳曰子大封是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開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實則之則天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  
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濔則昏亂民失其  
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  
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

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  
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  
民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  
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  
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  
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  
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  
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  
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  
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又晏子

不可通故也且米子以為有子  
誦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亦於  
約信曰誓約年信然義可謂  
強也夫學向之道實多義者  
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人  
者故米子以為有子誦人之言  
者禮失其義其為人能踐言而  
其所言者三年之義不大相遠  
有子贊曰若思乎其言誠可  
踐焉若或先王之教則欲踐  
之不可得也其為人若而先  
王之禮不尤相遠有子贊之曰  
若思中必遠而履焉若或遠先  
王之禮則及指而履也因而要  
行之名乎信恭同倫何往國親  
也按因姻古存通用同禮大司  
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注姻  
親於外親正矣此姻對睦施於  
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  
倫謂云因不失其親表服傳云  
古因世同此皆施於內親也  
何註訓親之意已足按陳書王  
元規信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  
人隨母依伯氏往臨海郡時年

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說苑曰書曰五事一曰貌貌  
者君子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姤好也行步中繩折  
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  
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  
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  
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通姻姻或作媾周禮六行鄭  
氏曰姻親於外親也春秋傳曰子產云陳忘周之大  
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南史曰王元規云姻不失其  
親古人所重隋書禮志曰燕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  
酒食之會亦有姻不失親宗宗族也古者有大宗小  
宗姻不失其親亦可以為如宗族况能和宗族者乎  
能和宗族亦在義與禮乎

十一節 去原列 禮者財巨力  
以女妻之元規 母以其尼 齊切  
辨欲結 強據元規 正清曰 姻不  
失親 古人所重 豈得苟安 妻壞  
輒婚 非其母 感其言 而止 是固  
分 耶 作 姻 可 見 在 家 亦 有 此  
悅 已 但 因 為 六 行 之 一 鄭 注 為  
是 不 失 其 親 族 不 離 也 夫 諸  
侯 失 氏 而 臣 可 見 已 宗 如 宗  
子 宗 周 之 宗 言 人 親 外 族 則 本  
宗 多 離 今 其 為 人 能 親 外 族 而  
本 親 不 離 有 子 贊 之 曰 若 是 乎  
亦 可 以 及 而 奉 之 晉 謂 親 族 宗  
之 也 朱 子 解 因 枕 依 也 宗 枕 主  
也 又 以 不 失 其 可 親 之 人 為 解  
亦 亦 何 據 可 謂 聖 人 仁 者 固 守  
之 解 本 不 離 宗 室 解 亦 聖 人  
人 或 知 禮 為 先 至 之 禮 而 不 知  
義 為 先 至 之 義 夫 古 人 外 事 必  
搜 求 義 以 斷 之 信 曰 詩 書 教 之  
有 且 重 且 難 退 之 曰 行 而 宜  
之 朱 子 曰 心 之 制 子 之 宜 是 皆  
一 宗 字 而 窮 乃 曰 亦 可 以 歸 而 奉 之 何 以 異 朱 子 哉  
不 可 也 夫 人 自 取 諸 其 禮 蓋

論義字禮字不必為解 恭與敬不同 敬尊人也 恭自  
宗卑也 自卑故失則為恥辱 宗猶主字 義或然 然既  
斷曰宗猶主 又曰可以宗而主之何也 含糊已甚  
此章意甚明 物子不得其解 故以上三言為引古  
書 下三言為有子釋之 朱子以踐言解復字 物子  
則以解信字 而後字不得其解 乃曰其言誠可變  
恭焉 若或爭先王之義 則欲踐之 不可得也 是信與  
復同義 朱子之解 雖未的當 亦自成文義 如物子  
之解 則不能成文義也 恭非謂其為人 謂為恭也  
亦子禽謂子貢曰 子為恭也 仲尼豈賢於子子亦非  
謂子貢之為人 也 親若為小親 則亦字不通 復至  
宗字而窮 乃曰 亦可以歸而奉之 何以異朱子哉

新說 禮者財巨力  
以女妻之元規 母以其尼 齊切  
辨欲結 強據元規 正清曰 姻不  
失親 古人所重 豈得苟安 妻壞  
輒婚 非其母 感其言 而止 是固  
分 耶 作 姻 可 見 在 家 亦 有 此  
悅 已 但 因 為 六 行 之 一 鄭 注 為  
是 不 失 其 親 族 不 離 也 夫 諸  
侯 失 氏 而 臣 可 見 已 宗 如 宗  
子 宗 周 之 宗 言 人 親 外 族 則 本  
宗 多 離 今 其 為 人 能 親 外 族 而  
本 親 不 離 有 子 贊 之 曰 若 是 乎  
亦 可 以 及 而 奉 之 晉 謂 親 族 宗  
之 也 朱 子 解 因 枕 依 也 宗 枕 主  
也 又 以 不 失 其 可 親 之 人 為 解  
亦 亦 何 據 可 謂 聖 人 仁 者 固 守  
之 解 本 不 離 宗 室 解 亦 聖 人  
人 或 知 禮 為 先 至 之 禮 而 不 知  
義 為 先 至 之 義 夫 古 人 外 事 必  
搜 求 義 以 斷 之 信 曰 詩 書 教 之  
有 且 重 且 難 退 之 曰 行 而 宜  
之 朱 子 曰 心 之 制 子 之 宜 是 皆  
一 宗 字 而 窮 乃 曰 亦 可 以 歸 而 奉 之 何 以 異 朱 子 哉  
不 可 也 夫 人 自 取 諸 其 禮 蓋

對齊侯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又矣與天地並 君令  
止其共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 禮  
曰也 君令而不違 臣共而不取 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  
魯尼愛而友 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 姑慈而  
從 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 寡人今而後  
斯聞此禮之上也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 以為其民  
身也 是以先王上之物子 以為何如哉 佛氏法身偏  
求法界 未知與朱說同否 何必言之 非真也 不  
曰第十十三章 信近於義  
何曰復 枕依也 聖人曰復 枕依也 朱子曰復 踐言也 踐 卿曰義者先王之義 禮者先王之禮 曰說為 姻  
此言義禮之要 於立身與宗之不可不和也 信所言  
而期於行也 其所言而期於行 苟近於義 則其言可  
復 况中義者乎 何異曰復 猶覆家語曰 孔子云 其禮

敬既近于義禮矣又因而與人  
不失其和則亦可宗而敬之非  
正言可復處而辱而已也禮矣  
者人之大用而百行之所取法  
也故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唯義之所在所以信而於義然  
後其言可復也恭而無禮則勞  
慎而無禮則患所以恭而於禮  
然後能遠而辱也苟能如此則  
固可謂善矣然硬身堅軀不近  
人情則亦未為至也故固有此  
質而亦能與人交不失其親則  
其學問之熟道要之成既有所  
守而亦能有所容所以亦可宗也  
年而章禮之用和為貴章意相  
同

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  
信之如寒暑之必驗大戴記作其信可復文王官人  
曰微忽之言久而可復幽問之行獨而不克行其存  
曰慎信者也春秋傳曰葉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  
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外傳云  
展而不可信復言而不謀身展也管子曰言而不可  
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言之不可  
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皆反  
覆之義也為恭近於禮猶能遠恥辱况中禮乎表記  
曰子曰君子慎以辟禍萬以不悛恭以遠恥又曰恭  
近禮險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  
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

然以亂先王之遺之喪未必  
不固是言吾心哉

義先王之義固或有之然人異於禽獸何必盡出  
於先王先王因人之有義立之為制之節以為教  
也若使人心無義何以能守禮乎則義之先禮亦  
明矣禮器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稱次之亮  
授舜舜授禹湯於祭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  
猶聿追來考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  
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事祭體也喪祭之  
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  
不必有餘此之謂禘也祭義曰曾子云父母既沒  
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  
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  
也強者強此者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



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左傳曰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君子曰宋宜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  
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  
大乎杜預曰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  
祿也師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襄公  
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宜公  
復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立子臧子臧去之  
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王肅曰嫡子嗣國得禮之  
宜三十年宋大婦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  
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預曰義從宜也

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周語曰襄王使大宰文公及  
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內史興歎以告王云中結忘  
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  
有義也韋昭曰服義仁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楚  
語曰申叔時云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  
禮韋昭曰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管子曰義者謂  
各如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  
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之  
意也故禮出乎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韓非  
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  
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  
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

內而疎者外且義者備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漢書曰：公孫弘云：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教，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揚子法言曰：事得其宜，謂之義。之訓宜，不亦古乎？事之宜否，何必待先王而知之？故如忠義、節義、信義，雖夷狄亦有之，但不學而為義，則或為人遺文，莫非義府，而歷史所載之事，苟得其宜，亦莫非義也。物于不考，諸古書輒謂韓朱乃臆境其

取諸臆，以亂先王之直者，非亦自言乎？

第十四章 君子食無求飽

古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適，適者正，謂向是是非。古義：不求飽，專心致志而及於道，求道也。敏於事者，急於行也。慎於言者，不妄言也。又不敢自是，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真好學矣。此言君子不可不務學也。夫好學之益在人，尤在大。況在居大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為君子之美稱。今天不求安飽而慎其言，則則固可美也。然學最難，而道最易。差若毫釐，心自用不就有道之人，而正焉，則是取捨世所遺，而殆遠甚。一生若多矣，故必就有道而正，而後可謂好學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不可及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君子欲安，則先其心，而後從之。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中庸也。曾子立事曰：君子愛日而學，及時以行。夫子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中庸也。子曰：言顧行，行顧言，亦敏於事而慎於言也。樂器曰：就賢體遠，鄭玄曰：就謂躬下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惠者，使教焉。鄭玄曰：有道有才，執者，夫不濫，富貴

微，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君子之行也。然心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世也。世人之志在富貴，君子



無驕則自知自守矣然外富而無過耳不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之飽矣東道而不自知其貧富之為至也詩衛風淇水篇洛陽曰切象曰磁玉曰琢石曰磨子貢自以無識無驕為至及問夫子之言又知學問研究之無所引以贊之也告性知未謂變化無所隨取隨非非告性知未者則不能存詩之情夫子到此始知唯子貢之可與言之也學者不以貧為憂而後能樂不以富為樂而後能好禮適見其能憂樂通而不知富貴之為富貴也蓋貧而樂于其人也富而好禮固公其人也但貧而樂者即富而能好禮富而好禮者必貧而能樂非有優劣易地皆然論曰詩物也其言初無定其其受初重定準流通變化方其方能提之而愈不謂叩之而愈也高者見之而為之高自卑者見之而為之卑上自王公大人下至計田夫賤隸皆山

樂夫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瀕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章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栖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世多貧而樂者焉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悞然禮有貧而難行者富則不難行畢余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薦廢矣矣悼天道敵化奢靡万世同流茲殷庶士席罷惟旧怙侈滅義服羞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資富能訓唯以永年惟惠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在訓于何其加是不難行禮而不肯行之故其言如此而禮者毋不敬自異而尊人則無驕不足言也

憂也歡學等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道唐棣之詩夫子以明道之在平至近耳唐棣之章子思以示道之密乎上下古人祿待之法蓋如此若今經生唯見詩之訓誥專矣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也矣

故以此答之子貢即知至此之道至此之道無如勤學故引此詩以言之夫子善其能引詩又知其類惟若告諸往事必將知來事也子貢嘗曰賜也聞一以知二故夫子之言如是欤蘓轍曰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詩衛風淇水之篇切磋琢磨治骨象玉石之事以譬脩學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處安善是欲使樂者好禮者必出於貧富之外故為此解可謂不切矣蘓子由曰夫貧而無詣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欲詣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惜曰士之至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欤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以與

飯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  
遂溘耳子貢在孔門為高第亦  
子若以質而無陷富而巨驕為  
俯身之至則豈足以為子貢乎  
大處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  
道為先王之道之統之決真而  
獨尊當子輕視禮賢故其失有  
若是者焉而曰切象曰確玉曰  
琢石曰磨兩惟之活誠不可易  
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  
是自古義多從此解而不必拘  
帶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子牙職  
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  
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儒訓  
友相切磋也中庸曰道向學則  
道學非古言道古去聲與學同  
世儒訓言非矣蓋兩友相同難  
是所以導正學也詩曰追琢其  
章蓋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  
之謂學是亦磨以實行言之故  
曰自脩總而言之字也古之字  
禮聖言身子貢引此而明化民  
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待唯以

為學向三事子貢以為化民之  
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未  
者謂其所由來也管子言好禮  
自切磋琢磨未而切磋琢磨可  
以往於樂矣好禮後儒皆從往  
古未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載  
犯此自大學未者豈可拘乎如  
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固刻  
之同豈得謂之性哉理學者無  
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  
亦而孔子嘆之豈淺乎哉且  
古人之於待取義也方諸子之  
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中哉豈佩  
木粟下有道束者下有也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  
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欵朱子蓋取  
之予既解此章然後見蕪說其語冗長且所謂雖  
欲諂不可得也雖欲驕亦不可得也乃文人弄筆  
者是其說不可全用故裁而取之錄其全於此爾  
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何此句不通蓋謂  
子貢言已為政而使民如此則何如物子自負以  
知古言而解古語如此自謂學古文辭而屬辭又  
如是則其所學古文辭者所知古言者皆可知也  
朱子謂子貢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  
以此為問子貢之問固似朱子所謂者然難自後  
世定之物子欲異於朱子故又為此說皆鑿矣夫

治之至者使無苦貧之民亦無淫富之人焉晉悼  
公諫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  
下苟有積者悉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貧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  
身爭以彼晉悼猶如是况於古聖賢乎凡人民貧  
富相遠者政治失宜耳管子曰夫民富則不可以  
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乃民之  
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曰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  
而上不調愷故遊商得以什倍其本也百姓之不  
田貧富之不齊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  
道此始按坊記曰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  
盜驕斯亂禮者固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

此章之義...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者也故聖人之制豈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  
至於約貴不燥於上故亂益亡是坊記所謂亦如  
此此其一節也次節乃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  
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其幾矣無幾何也故  
制之如上節所謂耳物子讀書可謂疏矣且漢人  
引此章亦樂上無好字則非脫落又家語曰孔子  
曰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損也是彼  
一語此一語各自成文不可得而合焉曰若以貧  
而無富富而無驕為修身之要則豈足以子貢乎  
然則家語所謂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富而不驕貴  
而能降亦非耶然子貢之問非以是為修身之至  
俱以彼人情之至端雖君子或有之故以為問爾

此章之義...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夫以質而無文... 夫以文而無質...

大學道學中庸道問學道當去聲經文以四聲論  
士固是不可且凡上聲濁者其所呼皆去聲故朱子  
見於四書不登註之唯可疑者註之以見字義耳往  
能來之解安國不明朱子急迫物子則及字義以為  
孔說皆欲使往與來必在問答與詩故不得其解也  
鄭告注知來唯言其韻悟耳故曰賜也始可與言詩  
而已矣然後言之蘓氏所謂知所從來者如子夏則  
賢其起予者在問詩而知禮故曰執事者在止與此  
本章不同焉往來之字過此以往掃自既灌而往者  
也及自大學來者固在之然在一字言者耳言往  
來二字則往是既往來是未來楚狂接輿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儒行曰往者不悔來者不豫

古魚注  
言學者多不患人之不知已之善而患已不知人之善也蓋非善而於已則亦不能知人之善故君子以為患也聖人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賢而

大戴記曰存洋者在來者來者不豫注者不慎推其注言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往行管子曰度法者量分而奉功禁繆者非往而成未又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注吳子曰以見占隱以往察來墨子曰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楚辭曰注者余弗及來者不聞尉繚子曰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淮南子曰望於往世之前而視來事之後又曰程夕知注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注注來之字可見焉

林第十六章

不患人之不知

士之患莫甚於人之不知故夫子自歎曰莫我知也夫二三子布則曰不吾知也而不知人之患又甚於

不知于思孟子其平不知人之為患也若鮑叔之知管仲事何之知韓信似矣然未也非孔子則不知堯舜之旨祖述堯非孟子則不知孔子之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也斯之謂能知人也難矣哉  
不患人之不知知金也  
患不知人仁以為己任也  
曰求在我者是非亦或不能辨是或若此言然人我非宋儒家虛小故大學先王之道德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用之適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在此乎  
君子貴知命故不患吾身苟以在我人言之則莊子連平所解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為己任故知人者亦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善材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德之心勝而天下之人皆有非矣耶夫之道豈若也乎

不見知無論為政之急於知人乃知一官守一職亦不可不知人也苟不知人虽有知者我無如吾所見知何故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夫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官人則天下不足治也家語曰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也子曰然吾聞鮑叔連管仲子皮連子產未聞二子之連賢已之才者也  
尹氏意如人不知而不愠之說若如其說當曰患不知人不患人之不知也管子曰身不善之患





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  
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  
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凌人禮為大所以  
治禮敬為大又曰毒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  
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  
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  
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懷乎天  
下矣文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孔子問居曰三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大王  
能興國者故夫子稱之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季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夫子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春秋傳曰君子謂鄭莊公失  
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  
以及邪荀子曰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  
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為政以  
德之義可見焉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日月星謂之  
三辰而日月所會亦謂之辰北極衆星所拱故亦謂  
北辰也  
北辰之說郭璞邢昺並訓以時而取斗柄以成說  
謬矣凡政字大小輕重不一而如此章即有夫子  
語在朱子但言正人而不言自正而於德字以無

為言之何其矛盾也。無為是舜之事，宣謂人主有舜之德，則無為而物自正歟。是豈可望諸時君乎。對為政以德者，即在行禮也。故可望諸時君，而行禮非固所以教民。然禮則有上下之別。今欲其自帥以正，而使民從之，故不言禮而曰德也。為政者，秉政也。固然。左傳云：我死，子必為政。此餘左傳所載不一。又謂之從政。又曰執政。曰知政。曰國政。曰大政。皆謂掌國政。然為政與從政，其所謂政不一。其以國君言者，而哀公問。又左傳曰：齊公子不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不曰公曰夫已氏以一國言政者。孟子曰：巨野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又子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為政於天下矣。以

此家言者。左傳梁嬰父曰：不殺安子，使終為政於趙。新氏必得晉國。以游官言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深於巨室，以獲一官言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漢書曰：子翁歸為右扶風。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以潔自守。以一事言者。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周羊斟不與。及數日，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戎為政。與入鄭師，故敗。以民俗言者。即荀子所謂是也。允主而為事。皆曰為政。故後世詩家專謂郡守縣令。此章固謂國君。則非舊註不得於辭。而物子不知辭耳。且國君行德政，可以勉強而能之。如知有德之人而用之。中材之君所不能，亦不可望於

時君焉何者有德之人不多有之雖有之不易知  
在中材之君雖知不易用也亦不自德則舉舜為  
說可謂窮矣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是固其一義然  
不可以一概也

第二章

詩三百  
孔安國曰三百者篇之大數也  
周禮曰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周禮曰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詩之教溫柔敦厚可  
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授政可達使於四方可專對不  
學詩無以言然而詩之失也愚溫柔敦厚而不愚者  
深於詩者也此無他以其情而難知要也故夫子斷  
之云爾所謂六德者大司樂所掌中和祇庸孝友也

如思無邪亦可以要之矣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  
也蔽斷也大禹謨曰官占先蔽志昆侖于元龜春秋  
傳曰林魚蔽罪邢侯晉語曰及蔽獄之日叔魚抑刑  
侯周禮曰官計以弊邦治古字通用思無邪魯頌駟  
篇之辭

詩之所言事物小大無所不有易使人迷故孔子  
斷之爾包咸以蔽為當朱子則以為蓋皆不得字  
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蔽言焉  
司馬遷謂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然據論語則孔  
子時亦唯三百耳馬遷所據不可知而孔子語如  
此則是說似可從者然詩之在大師已久而世增  
歲加且有逸詩在則謂三千亦非無其理也夫子

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則詩之亂  
甚是與有逸詩在併觀之所謂刪者豈是潤色字  
句卒潤色字句云者乃無所據耳又按王制曰天  
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國風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而今之風唯十  
五國而有王風自春秋之作頌有魯頌母之今之  
詩乃孔子之詩而非大師之舊也故彼三千之數  
豈難信而其多於三百不可疑爾朱子說雖未善亦  
非至於桑間濮上而窮焉謂取於詩之方如其辭  
斬之不然何夫思出於心不正則其思邪物子惡  
正心之學故其說如此然是堅白之辨亦不啻不  
歸諸心何必以正心非古學也又所謂秉心塞淵

心跡北三千。鄙風也。引之於此。誤耳。

刑自道謂化誘也。茂補曰。免。諸免於刑戮也。鄭注曰。格。未也。純曰。格。即有苗格之格。

道之以政。矣。夫。魯。有。刑。也。格。未也。純曰。格。即有苗格之格。

此傷時而言也。春秋傳曰。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

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

先生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辜心也。猶不可  
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涇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  
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並有辜心。以微於  
書。而徼幸以成之。亦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誥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罕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錘刀之末。將盡乎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聆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君子之言。僞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漢書刑法志引之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即又引此章焉。又按昭公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其亡子。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辟。民在將矣。何以尊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定公九年。鄭駟敬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當時作刑。不獨子產也。政法制也。免自免而去其國也。無恥居者無恥心也。格他邦之民悅而至也。居者有取於惡。且有來歸者也。緇衣曰。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摠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

絕其世也。又曰：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家語曰：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責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廢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廢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也。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食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

而無陷刑之民，執上者，生於不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者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鬪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筭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

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  
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  
獄者則飾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飾喪祭之  
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  
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  
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虽有五刑不用不  
亦可乎又曰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  
至政無所用刑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  
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  
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邪變導之弗從傷義而敗俗  
於是乎用刑矣是則謂先王之政刑也孔叢子曰仲  
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

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者今無禮以  
教而齊之以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  
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  
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又曰衛將軍之子問曰昔  
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  
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  
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  
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  
齊之以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  
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  
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  
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

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夫子十五而學志。亦不異於人也。夫子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又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權。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子又曰。知者不惑。無惑於心也。如知言以知人。乃不惑之一端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知一己之命。是人人所急。如夫子蓋有所見。以知其天之所命。夫子至此。與人異矣。耳順。凡所聞於耳。輒通於心。而不逆也。不惑。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安而行之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也。論語註疏卷之四。知不味此。一箇而

大學之道。乃朱子之道。孔子之所學。非是。然既自立。大學之道。則解此學字。不得不如是也。朱子所謂。天命。是其通義。孔子何至五十而後。乃知之乎。孔子所知。不可自今而論也。不思而得者。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後有之。非耳順之謂也。程子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夫人立志有早晚。而其才有利鈍。何得盡如孔子焉。孔子自辨其非生知。而謂之生知。又以強學者。豈不安乎。孔子亦以生知。而謂之生知。又以其辨為學者之則。則亦安矣。豈其然乎。學記曰。君子察十有五而志於學。謂不異於人也。學記曰。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亦與此同。是豈為在



學而有所志乎。士大夫之子，志為士大夫；農工商  
賈之子，志為農工商。賈何必言之，三十始稱一夫  
而亦然。四十強仕，何必人人不惑如孔子，雖非不惑  
如孔子，然及四十則仕焉。出謀發慮，亦何必不惑  
如孔子哉。五十餘為大夫，何必得為政。既曰行先  
王之道，又曰五十始衰，不可復有所管為。是以先  
王養老與君子行道混而言之。梅公山不桎之時，  
無孔子年五十一而欲往焉，其適衛適陳以併貯召  
有欲往之將，見趙簡子，又如茶及葉皆在是後何哉。  
七十或膳等，亦先王優老之禮。凡人及七十有衰  
欲者，有未衰者，先王取其中，以為致仕之制。爾豈可  
容以放縱乎。解論語以教人，情得非學者之賊乎。非

人道之賊乎。非老者之賊乎。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又曰：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又曰：緝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曾子有疾，  
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及其將  
死也，易箦。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  
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  
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履，水錫爾  
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

子。孔子曰。詩云。刑子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陶。亟其願息。其始播。孔子曰。詩云。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臯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孔子閑居。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又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楚左史倚相。廷見申子。子疊。子疊不出。左史諉之。舉伯以告。子疊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諉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能。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中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蹕。

之歲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書  
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  
其沒也。謂之敝聖。武公。子實不敝聖。於倚相何害。  
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  
政之恭。文王。犹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  
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  
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齊桓公召管仲。管仲至。  
公執爵。夫人執尊。公曰。仲父年長。虽寡人亦衰矣。  
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  
之革。然君奈何其偷乎。管子又曰。飽則疾動。饑則  
廣思。老則長慮。文王官人曰。其少觀其恭敬。好學。

而能第也。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也。其老  
深觀其意憲慎。強其不足而不踰也。可見古之君  
子。未有老而放縱者。老而放縱。乃小人之常耳。陳  
賈恒之弑簡公也。孔子年七十有一。而齋三日。而請  
伐之。豈為放縱乎。解論語如是。果孔子之罪人也。  
路先王之罪人也。天下之罪人也。何尤宋儒為。  
林夫 第五卷 孟懿子問孝  
孔安國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主元曰。母違者禮也。七十二子解曰。樊須魯人。字子遲。  
孟懿子魯卿仲孫何忌。孟族懿諡。公子慶父之後也。  
刑曰。御者為夫子御車也。鄭曰。心孟孫不曉無違之意。何問於樊遲。故告之也。純曰。懿子大夫也。故  
季孟臧仰四族在其宗子。名則加孫曰。某孫某。獨孟  
氏曰。仲孫某。故時人稱其家。則曰某氏。稱其宗子。則  
曰某孫。而孟氏亦曰孟孫焉。春秋傳曰。昭公七年。九  
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

者後之。及其物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惠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家語曰。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而命之。詩曰。先臣有遺命焉。屬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命二子學於孔子。僖子卒。在昭公二十四年。時孔子年三十五。至定公元年。是四十六。則懿子之學久矣。違。禮也。春秋傳。晏平仲曰。晉君宣其明。

德於諸族。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家語曰。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四或作三。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鄉大夫之孝也。曾子亦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凡鄉大夫之孝。主禮。故以此語之。懿子即悟。故無復問。夫子恐樊遲不達。故亦語以樞其問。則果未達。於是詳之。蓋夫子為大夫。過于孟氏。歸途語於車中也。無違謂不背於理。是以夫子為迂耶。有夫子之言。

在何以先解之。蓋以為警三家故耳。然天下之事，  
未有背理而可者。豈獨於孝乎。朱子以窮理為學，  
而其說如此。何也。懿子師事夫子久矣。故知隱公  
既即位，將歸，使大夫因懿子問禮於孔子。則於夫  
子無違之語。何為未達。即使未達，天子何憚而不  
詳言。乃詔樊遲以祭之。若使懿子未達，即詔樊遲  
亦其通孟孫，未可必也。禮字不待解。卿大夫之孝，  
禮非禮，而夫子以語大夫，故語意渾然。爾其若不專  
為三家發者，不亦宜乎。不禮於舅姑，非禮不  
無違者，無違於親心也。孝經曰：曾子曰：敢問子從  
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

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  
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  
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  
之令，又焉將為孝乎。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  
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三問，孔子不對。孔  
子趨出，以語子貢曰：卿者君問也。曰：子從父命，孝  
乎。臣從君命，忠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  
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矣疑焉。孔子  
曰：鄙者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五乘之國，有爭臣  
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  
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

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矣  
詎為孝臣從君命矣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  
孝之謂貞矣又曰孔子曰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  
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  
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  
友得之曾子本孝曰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  
孝也以忠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  
臣三患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  
以蒞焉祭祀則蒞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楚  
語曰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厲之曰祭我必  
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夾子  
厲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

心而藏於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  
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饋庶人有魚炙之  
薦蘆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  
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左史倚相曰昔  
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久嗜芟子木有羊饋  
而有芟薦君子曰違而道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未能違若教之欲以之  
道而去芟薦荀子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  
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  
大行也孝者所以不從命者三從命則親危不從  
命則親辱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

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  
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  
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  
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佖  
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韓詩外傳  
曰。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不。非孝子也。古人論  
孝如是。物子以為非耶。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從命不怨。微諫不倦。勞而不  
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  
以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  
罪於鄉黨。州閭。寧就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皆諫親之道也。徒欲無違者。

孟。兒童之教也。養衰老之親也。故曾子曰。孝子之養  
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在。報老者。固非其親亦然。  
且孝以踰道為至。養志非其至者。故曾子曰。稱有  
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  
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乎。是何言  
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  
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孟子亦曰。若曾子。則可謂養  
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故舜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柔。不格。禹。孝。故。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  
母。昆。養之言。孝之至也。祭。紼。曰。孝子之事親也。有  
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早則祭。養觀其順也。喪  
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此三道者。孝

子之行也。然則葬祭之於孝，不亦大乎？且孝有天子之孝，有諸侯之孝，有鄉大夫之孝，有士庶人之孝。禮之取妨孝者，庶民之事爾。孟氏百乘之家也，禮豈妨孝乎？以禮為孝，凡卿大夫者然，何獨在孟孫？何在防其僭乎？夫人問孝而失言以對之，又繆言非孝者，以掩其過，何以為孔子？且欲誑孟孫而俟欺樊遲，豈孔子之所為哉？孟孫久學，故聞無違一言而悟，非夫子為歇後語，而物子不知孝也。要不及朱說遠甚。

第六章

孟武伯問孝，非其意，皆姑着之曰：武伯

孟武伯名甦，武其諡，即懿子子亦為卿。春秋傳或稱

孟孺子洵，蓋曰名也。凡卿大夫於其子，常憂其不

能事君而保家，其父母之心，不能無憂於其子，則父母唯憂其疾，是白子之不失行者。然以此為孝，亦非其所愉快，故當敬慎其身，亦使不生疾也。補論語不朱註二說，辭唯如前說，而意則如後說，簡約其辭，渾然兼二義焉。而分以為二說，昧於文辭故耳。八武伯為人可知也。左傳曰：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洵將圍馬於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及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武冉內祖免哭于衢，聽共諄。十五年春，成叛于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二十五年，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丘，格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



請盡之。公宴於五楮。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疑也。以魯國之密。通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桓卒。辭不對。公欲以戡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陞氏。因孫於邾。乃遂如戡。國其大。施公孫有山氏。不知春秋時事。以臆解論語。不亦妄乎。夫武伯為人如彼。而夫子之對如此。則說似當矣。然是沒言門子之孝。而辭唯如朱註前說。

耳。夫人問孝。而答以父母之心。固其理也。謂之非理。何哉。凡欲行於身者。不先求諸心。可乎。臧武仲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若使出于宋儒。其亦以為非也。

第七章 子游問孝

七十二子解曰。言僂魯人字子游。折日人之所養。乃無至大馬。不致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後養。家語曰。言僂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云。交也。愛而不致。致者。謂飲食供奉也。  
吳人。吳有其冢。則是吳人也。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勤則不妄。是言僂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僂也。當之矣。孝經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士則不然。坊記曰。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荀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蔬。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乎。辭不遜乎。色不順乎。古之人有言曰。衣冠繆乎。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蔬。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包咸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

諸家不知泛言士之孝。就子游觀之。故其說皆誤。

耳。案十章子游問孝。欲以敬代者。而古之禮也。

古君子亦有能以禮樂成德。而其言不君子者也。左傳曰。鄭公子及生云。畜充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晉韓厥云。古人有言。殺充牛。莫敢之尸。而況君乎。檀弓曰。子思曰。古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

旧君反服之禮也。今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物子以爲何如。又按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遠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曹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且如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豕畜之也。乃非不君子者也。

第八章 子夏問孝

馬融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先生謂父兄也。饑飲食也。曾則也。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奉養。可以勉强為之。苟非有孝心。何以能其色。曾是猶言乃也。

曾訓嘗章意不通。嘗是二字成辭。詩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王曰：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後世文詞亦多用之。此章不以嘗是二字成辭，則是以二字相倒也。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是祭義所載，而謂祭祀之容也。孝子是行祭之辭。凡祭神主敬祭親，與祭他神不同。故祭義有此言，豈可引於此乎？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也。於明其道，不論其有無焉。故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又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

然政。夫子之不及事父，有兄而無弟，明矣。然而其言不如是者，唯以其大倫故也。五者人之大倫，而孝又禮百行之首。教親者而不為，為虛勸之於交踈者，寡而不為，過故君子常論之，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於家庭之際，不可自外而論之。孔子雖聖，豈知其所以宜乎？人虽信孔子，亦豈以此為問乎？四章各因其家位以語其孝耳。嘗是之時，懿子之無親，固明而游夏之親，不可知其有無焉。其於子游言敬於子夏言色，亦不可知其意也。家語曰：子貢云：學之深，送迎以敬。上交下接，若截焉。卜商之行也。程子所謂似當焉，然養而敬之，養而能色，非所望於游夏，亦不可從已。禮記卷之六十四，禮記卷之六十四，禮記卷之六十四。

朱子謂引戴記物子是之可悲也。墨子曰：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公羊傳曰：莊公存之時，樂嘗淫于宮中，則魯之訓嘗者，豈論語豈無之。然訓嘗則不通，且是以二字倒耳。

第九章

吾与回言終日

家語曰：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不違，順也。

也。曾子立事曰：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註曰：色順之也。私，語也。春秋傳曰：富武子來聘，公与之寡，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晉語曰：公子重耳，出見使者，再拜不替首，楚而哭，退而不私。此顏淵初見而夫子知其異於眾也。夫子循然善誘之，顏淵聞以終日，如愚者，不知所問及其退。

而與二三子語，夫子省察之，則亦有所憚，而足以發發，乃知其不愚也。夫子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亦謂其順惠而不倦也。

顏子初見於夫子，故知之未深也。諸家不知之，故至不思而窮身。吾与回言終日，一句，不違如愚，一句，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亦與此同。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此亦臆說，何以知諸子如此。且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也。其聽諸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是答問學之要，何必唯不問，然後為善學。顏子與人異，故夫子稱之曰：「好學如顏子，亦不得為顏子也。」新序之穎悟則多，好學如顏子，亦不得為顏子也。新序家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驢驘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籠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知十，羨敏捷也。」物子之說，何其偏乎。

第十章 視其所以

何晏曰：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孔安國曰：度也。言觀人終始其所居其情也。皇侃曰：視也。觀也。觀其所以，則觀其友。故取友不可不慎，而世多匿其情者，故夫子與無友不如己者相發。友者所以輔仁，不知其人則觀其友。故取友不可不慎，而世多匿其情者，故夫子

子有此言也。文王官人曰：「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以其前占其後，以其見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周禮地官師氏以三惠教國子，三曰：「孝惠以知逆惡，蓋考之謂也。」孟子曰：「留中正，則眸子瞭焉；留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所以不必解，凡人之於事，未有無其所以而為之者也。由是由，道由路之由，朱子解所以之所為，又引或說訓由以行所行之身所為，何必別也。視觀察察三字，固有詳略之分，然三字各層其宜，非必詳略之分也。

孟子眸子之說，即其知言之法也。物子以為聽訟

之法是以古人之語。隨己之意。再化國君之行事。易見易聞。故雖小國。不得區其君賢否。士之察國。君何必至於如是。且士之求仕。苟其君非無道。而待我以禮。固可以出仕也。古人扶君。亦何必如是。物子惡察人。故為此迂遠之說。以字由字。虽有微。並牽強解。安為安佚。不及朱註遠矣。

第十一章 溫故而知新

孔子曰溫故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也 溫誥如燁溫之溫。此為脩學而言。非為作人師而言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鄭玄曰。溫誥如燁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亦此章之意也。夫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也。然不足以為人師。則不可謂善學矣。故以為師言之。爾。

朱子於中庸直用鄭注。而此從何注。蓋不相考耳。故字訓。則所聞所見。皆在其中。何獨在所聞不言。及刑。曷。則所學得遠甚。此章與前章言。姑曰。不蓋。溫。固。燁。溫之溫。然以學言之。則為尋繹。亦無害耳。本何氏不徹而言之耶。將魚識故言之乎。未可知已。不固之故。天下之故。豈明之故。無故。故。突。固有之。然無非。則所學得。則可以學言。而不可以溫言也。故亦曰。即我。所學。是。不得。異。於。刑。疏。而。亦。不及。刑。疏。耳。學。則。所。學。者。自。六。經。以。至。諸。前。言。往。行。及。國。之。典。故。人。皆。在。其。中。矣。何。必。執。一。而。言。哉。

第十二章 君子不器

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土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惠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士學道以為惠。不可以一技名之。故亦不器也。蓋自可用而言之。成惠之士。無非器者。自不可量而言之。學道之人。不與器同也。此章為修學言。故曰不器。成惠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是仍包注耳。然器人材相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夫福之愚。可以與人知焉。及其至也。魚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福之不

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魚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故自唐虞人物之盛。禮樂政刑。從其所長而興之。豈求備一人哉。若欲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不唯有其所窮。其學必不精矣。故包朱不可從焉。以不器為君。似矣。其併卿言之。則不考之甚。古今不器相。以器稱者甚多。如管仲之器小哉。所賤在小。不在器也。所以用器者也。故曰不器。古今文辭。豈有此句法哉。不順之甚。故引學記。不得以為徵。苟引而不徵。豈如無引乎。且上章言修學。下章言不器。則此章非言君道。亦可知已。子貢問君子。其言世。先曰。行。之。前。而。之。之。後。周。先。曰。行。之。前。而。之。之。後。人之於事。言易而行難。及君子則不然。故夫子又曰。

敏於事而慎於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者其言也詘，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言言。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思亦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々爾？管子立事曰：君子博學而審身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惟也。皆慎言之謂也。此章文義甚明，周氏解可謂贅已，范氏意非不可。然慎言君子之常，非特為子身言之，范未考耳。君子長民之惠，仁以為己任，固存之，然非此章之所言，何其繆也。

第十四章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諛為比。  
周之與比，相似而不同。然或有混而言之，故夫子辨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曰：行攻于周。萬民所望，魯諸叔孫穆子云：忠信為周。毛萇傳詩，蓋取此也。屈原離騷曰：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伊訓曰：遠哲惠，比頑童。盤庚曰：爾無共怒，恠比。諛言，予一人。秦誓曰：播棄鞶帶，馳比罪人。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蕙表詘曰：大臣不治，而逢臣比矣。春秋傳曰：華亥欲代右師，乃寺人柳比從。莊子曰：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是周與比，善否相分者也。晉語曰：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義比也，舉



以其私亮也。叔向見司馬蒧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其父之死。吾獲與比而軍。君矣。藉偃在側曰。君子有  
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亮  
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夫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魚莫也。義之與比。按易曰。比輔也。下順從也。  
又曰。地水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六四外比  
於賢。以從上也。春秋傳。晉成鯨曰。詩曰。唯此文王。帝  
度其心。王比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挾善而從之。  
曰比。周之比音如庇。此比音如庠。是音自古。佞者  
耶。抑後人所為耶。不可知也。蓋美之與比。與此同義。  
非比周之比也。春秋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  
子。掩義隱賊。好爲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

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家語曰。魯君有臣三人。內比  
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是周比相混  
也。史子豈不辨哉。周普偏也。比偏亮也。然則周與比。其意相反。若不  
同如是。則何混之有。何混之有。則何辨之有哉。且  
普偏不必公。偏亮不必私。公也。私也。乃在其所普  
偏。與其所偏亮之人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而其  
所以分。豈唯在公私哉。蓋所分大異。而所為或似  
故不可不辨也。秦誓曰。受有億兆。嗟人。嚚心齷。惠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豈有周親。不如仁人。小雅曰。人之好殺。  
示我周行。周並訓。若以訓普偏者。一義。訓親者。

一義而謂之文則訓忠信一義訓至一義是亦文  
矣公私之於人也。大矣何必求諸安民之道。周而  
不比。又何必為安民而然哉。程子與王安石善。而  
以朱蘊軾不合。故惡蘊甚於王。朱子論王蘊亦追程  
子意也。不免後儒之譏焉。至如物子其所私甚矣。  
余不欲斥言焉。如曰一意欲善徧其弊必至於鄉  
原。一意欲公其弊必至於老莊。是其惡公之私情。  
若推其弊以言乎。則愚忠信亦或有之。且朱子不  
曰一意欲善徧。不曰一意欲公。何誣之甚也。  
包咸曰字而不思其理則罔然也。純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邦多淫罔猶  
罔。無知貌罔字亦作罔。  
第<sup>四</sup>十五章。學而不思則罔。  
學而不思則罔。罔而得之。若為學所欺。罔然故曰罔。  
思而不學則或臆而失之。故曰殆。經解曰。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  
亂。皆不思之所致也。夫子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韓詩外傳。子曰。不學而好  
思。雖知不廣矣。夫知不廣於事多失。豈不殆哉。曰。好  
學而無得。在思而不學亦然。危而不安。在學而不  
思亦然。且習事解學字。亦非古義也。若以習事為  
相學。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  
罔語。未非爾。  
罔也殆也。其害皆在我。以上誣先聖。下罔時人。則  
其害在人。文理不順。多見闕殆之殆。我所以為殆。  
自以為殆者。是闕之耳。其害未深焉。思而不學。或  
不殆其殆。故其殆也甚。包何並失之。而物子亦失

之可尤彼非古言哉

第十六章

及乎異端

此戒與人辨爭也。攻擊也。夫子云：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異端異說也。家語曰：子貢

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

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於

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末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

子心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韓

非子曰：雖異端不究，不以去邪罪私。韓詩外傳曰：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史記曰：魯君子左

丘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

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章言凡論事，不本諸

詩書禮樂，而為私說，固有害於事。然急辨而擊之，則

求勝之心，亦失正義。此即於其辨又生害。我能守古

正，則異端之說不辨而自屈耳。

孔子時未有楊墨，豈有專治之者？老子先孔子矣。

然當時其道尚微，亦未有專治者焉。斯猶即也。如

范氏說徒為指辨，至以甚解已字，蓋考諸論語乎？

如可謂好學也已，可謂仁之方也已，其餘不足觀

也已，其終也已，並助語耳。程子意如范氏不足深

論已。

以異端為楊墨者，范氏也。以言佛氏者，程子也。朱

子並取之，而謂之旁及佛老，疎矣。故攻字可用諸

學者，不可用諸道術。是得其字義，而拙於解之，何

不曰故政者，可用諸所成道術，不可用諸學道術。故所謂治六經，古之所無，余按大戴記曰：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又曰：故其行以攻其名，物子未考也。異端古今非一義，亦未博考耳。余按漢書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五三六經，載籍之佞，雖見可觀也，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夫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董仲舒傳，詔策曰：子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不以輔德。二端異焉。戾太子佖曰：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後漢書曹褒傳，論曰：孝章永言前王，明發幽作，專命礼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精華，而業絕天筭，議熙異端，斯道復墜矣。注云：業

絕天筭，謂章帝是駕也。議熙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礼，遂不行也。鄭玄傳，論曰：漢興諸儒，頗修禮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范升奏曰：臣聞主不替古，無以承天，臣不述古，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煩心經術，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又曰：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讀，礼樂不修，奏立左贊，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注曰：攻，犹習也。異端，謂奇技也。余謂此注乃解論語，范升所指，費氏易，左氏春秋也。延篤論曰：夫仁孝之辨，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執，可論論矣。三國志袁紹佖注，裴松之曰：輕弄翰墨，妄生

異端以行其書。是謂樂嶺山陽公載記。袁暉獻帝  
春秋之異同。諸葛誕表曰。臣以奉國命。以死自立。  
終無異端。孫盛曰。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  
異同之心。無由自叔耳。孫盛又曰。正名定本。使貴  
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貴。後嗣罔猜忌之嫌。群  
情絕異端之論。不逞覬覦之心。楊戲李嚴贊曰。不  
陳不僉。造此異端。按諸葛亮軍祁山。嚴催督運等。  
秋夏之降。值大霖雨。運糧不絕。嚴遣參軍狐忠督  
軍成藩。喻指呼亮未還。亮承以退軍。嚴聞軍退。乃  
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及。欲以解已不韙之  
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  
賊。與戰。晉書樂志。明君篇曰。閻君不自信。群下執

異端。杜預律令注。解奏曰。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  
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溜巧也。又表曰。昔漢  
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  
頭而謝。以塞異端也。段灼表曰。臣之所言。皆陳古  
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摯虞駁曰。憲章成式。  
不失旧物。季末苟且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  
釐改。負夫一者也。郝鑒責參軍曹納曰。君腹心之  
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教眾。鎮一三軍。邪  
璞傳。史臣曰。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  
被髮。違於幽穢之間哉。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悲夫。王述性沉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  
而述如之。恬如也。張闓補晉陵內史。甚有威惠。元

帝下詔曰。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  
政之害。甚。蓋所貴者本也。索純明陰陽天文善術  
數古候。人古問吉凶。門中如市。純曰。攻乎異端。戒  
在害已。無乃多事。多事多患。遂說言虛說。無驗而  
乃止。杜預左傳序曰。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  
去異端。蓋立明之志也。葛洪抱朴子曰。古人學不  
求仙。言不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又曰。若有欲  
決意仕懷。自謂達識。知余不流異端。極情肆力。不  
勞久生者。聞此言也。雖凡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  
論也。又曰。俗人多機。余何異端。謂予為極。欲通天  
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宋書高祖紀曰。劉  
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許。既知毅不能居

下。終為異端。密備之。劉稭之信曰。楊州刺史王謚  
薨。高祖次廩入輔。劉毅不欲高祖入。穆之云。  
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執。將末  
之危難。可不熟念。諸葛長。躬劉敬宣書曰。盤龜  
狼戾。戾恣。自取戾滅。異端將尽。世路方夷。盤龜毅  
小字也。巴陵王休若傳。太宗與桂陽王休範書曰。  
外聞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盧步  
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  
云。又頃者。史官奏天文白候。頗云。休若亦狹異  
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亦不無驗  
驗。松滋侯子房舉兵反。令舍人嚴龍覘覲官者。嚴  
竟太祖元嘉中。已為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

以為舍人。景和奉詔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故及於誅。南齊書謝超宗傳：左丞王遂之勅超宗奏曰：「暢附毒邪，疑間勳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何昌寓啓曰：「元徽之間，政開群小，權扇異端，共令傾覆。」梁書徐勉表曰：「乘京曹張南宮制述，集其散畧，百有餘篇，呈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狙且斯駁。劉峻辭命論曰：「諛、謹、詐、異端俱起。」劉勰文心雕龍序曰：「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凡又陳訓，惡乎異端。」南史隱逸傳承先傳曰：「梁鄱陽王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未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起。」陳書任忠肅曰：「沈客卿性便佞忍酷，為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

刻削百姓為事。魏書刑罰志：元志等上言云：「僥倖之輩，更起異端。」元子思任，子思奏曰：「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輕弄短札，裴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為至此。」昭成子孫任曰：「賀深于張懷異端，刀處咄未侵。」太武五王任，元深狀曰：「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衛操傳。」大邗碑曰：「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為異端。」回勳，宗欽東宮侍臣，箴曰：「周滅妖姬，得喪以由，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恒才肆虐，異端是纏。劉芳論郊祀曰：「考括墳籍，博採群儀，既無異端，謂租可依。」柳袁詭議曰：「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及。」李溢明堂制度論曰：「鄭康成漢末之通儒，疑五室之位云。」

云。出何經典。可謂政於異端。又曰。余恐為鄭學者。  
苛求必勝。競生異端。北齊書孫騰傳曰。騰以高祖  
腹心。入居內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  
漸至乖謬。周書李賢傳贊曰。晉公以狄子之親。庸  
負番之託。遂能極宦家國。南齊異端。華魏與周遠  
安通悅。柳蚪疏曰。著述之人。密其事。縱能直筆。人  
莫之知。何止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有受  
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隋書竊威傳。詔曰。威立  
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徵幸名利。蜀王秀傳。  
詔曰。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瞞朕二宮。佇望災  
孽。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戎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  
不起。便有異心。唐齊才傳曰。宇文護滅之後。閱其

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籙。妄造異端者。皆  
致誅戮。音樂志曰。齊武平中。有魚龜爛熳。俳優朱  
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駟。奇怪異端。百  
有餘物。名為百戲。食貨志曰。漢高祖承秦凋弊。十  
五稅一。中元繼武。府粟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侵。  
於是論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斲。筭至舡車。文  
中子曰。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又曰。史  
傳興而經道廢矣。記注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  
異端者。注曰。述而及異之。唐玄宗孝經序曰。夫子  
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韓愈進學解曰。能  
排異端。攘斥佞邪。白居易贈元稹詩曰。所合在方  
寸。心源無異端。本恒州節度下將士書曰。頃屠毒



臣從史謀譖異端。致使恒陽隔於恩外。代忠亮若  
吐蕃東道節度使書曰。來書云。遠懷異端。未敢  
聞命。策林曰。今陛下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  
要道云。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作異端而闡  
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此餘日唐書新  
唐書五代史宋史多稱異端者。並與前史同。異端  
非一義如此。又按家語所載。說苑作然。則政有異  
乎。若以多端解異端。無論家語不穩。至說苑則不  
通。而韓子韓詩史記漢書亦不通焉。夫異端二字。  
其義輕。字義並輕。故語意易轉。以為多端。以為異  
心。自餘諸義皆後世所生耳。夫以後世之義解古  
人之語。豈知朱之可尤哉。且多端一義。異心一義。

而以懷異心為多岐之謂。不通亦甚。朱子解周字  
視此則順爾。以害為激變。不順亦甚。孟子曰。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戾其政。害於其事。害字與此同爾。  
至謂何氏避時忌諱。特改新義。則臆斷之甚也。臆  
斷。孰可証。古人豈可哉。子曰。由是則知也。夫  
第十七章。由是則知之乎。由是則知之乎。由是則知之乎。  
家語曰。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  
又曰。子路初見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  
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  
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  
而無諫臣。則失政。士而無教友。則失德。御在馬不鞅  
策。操弓不及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

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放利。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犍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荀子曰。子贛。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家語又曰。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盛。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

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韓子外傳。魯者。誥。夫慎於言者。不諱。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家語又曰。子路問於孔子曰。請觀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燒取妻而義。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始。而悔其後。嗟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竟。

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又曰。知不務矣。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是故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者。亦不知為不知也。曾子制言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同。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蓋不知為知。則其弊亦如是矣。子路性嘖。其惠也果。而常兼人。故或不知為知也。子疾病。請禱之。又使門人為臣。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詭書。然後為學。問衛之國政。以正名迂夫子。至於蒯瞶之難。可不死而死焉。則其為人可見已。故夫子以此誨之。

此章文義甚明。而未句差微。朱子解破之。而其意

曰。大露。然不患其意。大露。獨如其意之。盡何。其味也。曰。經止曰。不知為不知。不曰止而不求知。學問之道。何瘳。是誰誣。經爾。子路非好知者。或以不知為知。故此章之辭。非戒好知之人者。且子路之政事。非政治之政。謂賦稅也。先儒固莫知之。物子亦未嘗知之。若以動求諸已。為非古之學。則如尚書何。九表之字。指辭。而所指率在。上。獨論語不然。上無所指。而用焉。如以約失之者。鮮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我非生而知之者。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民可使由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語之而不情者。鄉人皆好之。何如。衆惡之。必察焉。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生而知之者。寡也。皆是已。是論語一書之法。古文此卷。

甚矣不獨論語不獨之字物子不知之乃謂知之  
不穩耳夫自負以知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法亦不  
知為知者爾

第十八章 子張學于祿

七十二弟子解曰顯師陳人字子張也祿位也包咸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

家語曰顯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呂氏

春秋曰子張魯之鄙家也夫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

得也故子張亦求祿焉蓋當時俗習為然曾子立

事曰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又曰君子慮勝氣

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必

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是與夫子之言相發然則學

問之道博學審問而慎言行而已祿非其所論也故

曰祿在其中矣夫子又曰君子謀道而不謀食耕也

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蓋

子曰經患不回非以于祿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

矣荀子亦曰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然則學

雖優然求祿不可已

多聞多見者欲得之於言行也闕疑闕殆者即所

以慎言行也如朱解支离甚呂說亦何足取哉

以見為見君子之所行以聞為聞君子之所言固

然疑殆在當時則或可得而問也不必闕焉如在

詩書禮樂前言往行有不可遽知者故必闕而思

之爾夫子張于祿而孔子以此告之則其非可知

也何必回獲且謂士無恒產學而于祿士子之常

與解視其所以自相牴牾焉士之急於祿如此則

其振君不直如彼，振君如彼，則急於祿，不直如此。如孟子之言，謂士或無恒產，非謂士必無恒產，即使無恒產，祿在上之人，則自士求之非也。如說余所謂，惟后非賢不食，惟賢非后不食，自君言者也。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學而求祿，不亦非乎？宋儒之學，固有遠於人情者，然自世俗而觀之，學皆遠於人情也。孔子不答以余，而以此答者，乃教之緩也。言之遠也，辭之婉也。余固其所罕言，而未嘗答于人。以此祿在其中，未可謂非余，而闕疑闕殆，豈干將祿之道哉？不求諸先王之道，而妄以己意求諸理。

或宋儒之病也，然不求諸事理，而妄以禮樂論古，亦其病也。何獨宋儒？

錄詩第十九章 哀公問曰：魯有初，子曰：「未嘗聞也。」

包咸曰：哀公會君之謚也。刑曰：魯將是公之子也。包咸曰：錯置也。純曰：諸之也。言舉直者而置之枉者，亦

哀公魯侯史記曰：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上則民服，將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則民不服也。按：魯自舉直錯枉，在錯諸直者，亦言積材不盡

系存將亦作蔣。哀公十二年，孔子自衛歸魯，十六年

古有是言也。

孔子平朝廷，舉措得宜，則下民心服，心服而後可化。

焉。舉一而民服，舉一枉而民不服，欲民之服，莫如

慎舉錯焉。哀公患民之不服，故以此答之。緇衣曰：允

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春秋傳曰：襄公十五年，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蔣子馮為大司

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

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

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  
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行能官人也。錯亦寘也。孫李和曰。舉直錯諸枉。言舉  
直道而加諸枉之上。錯猶置也。樂記曰。致禮樂之道  
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仲尼燕居曰。子張問政。子  
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易曰。舉而措之  
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戰國策曰。客見趙王曰。王之  
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天下。舉措非也。國家為虛戾。  
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樂  
毅報燕王書曰。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措。有高  
世之心。韓非子曰。舉錯羈旅。超貴以陵故常者。可亡  
也。秦始皇瑯琊銘曰。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

莫不如畫。舉錯本此同。錯字訓捨置固有之。然字不穩。至能使枉者直而  
窮矣。舉直捨枉。固非外於義。然可以義言之乎。無  
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豈以  
孔子之對為未足耶。何鑿之甚。列林音直音  
仇孔子於人道先王之法言固有之。以意造言亦  
有之。若悉為古言。何以為孔子哉。枉與曲固不同  
然。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家語曰。枉而直之。使自得  
之。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孟子曰。志曰。枉尺而直  
尋。又云。枉已者。未能直人者也。莊子曰。若枉若直。  
相而天極。呂氏春秋曰。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又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者。為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素書曰。枉士無直友。曲上無曲下。賈誼惜誓曰。衆枉聚而矯直。淮南子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又曰。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奪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枉直何必材哉。夫成材者。使直者定其直。使不直者定其不直。繩墨以正之。而後為室。若使直者壓不直而直之。則梁橈柱傾。故使直者壓不直而直之。是誑人者之為耳。且使直者壓莫不直而直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致。如朝廷得人而

及則其民化之。豈曾服哉。可謂失喻已。若天下有善而無惡。者善之未成者。則聖人何以設刑。其治民人。可謂暴已。所謂去邪勿疑。亦可謂薄已。且聞以能使枉者直為惡。者化為善。則謂天下有惡而無善。者惡之未成者。亦可也。豈非賊道哉。孫繼和即孫季和。國學絕聞。作季。邠邪代。碎編作繼。孫說曰。舉直錯諸枉。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不服。張鼎思曰。若諸家之說。何用二諸字。此說得之。何必為喻哉。

第二十章 季康子向  
孔子曰。季康子魯卿李孫肥。康也。咸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定舉用善人。而不能者。則民勸。按。曰。善對不能善。犹能也。

季康子魯卿李孫肥。季族康謚。公子友之後也。臨之以莊容貌也。孝慈心。與行也。舉善而教不能。政也。事

事也皆在彼所為耳  
張氏說未必非然李康子欲民敬忠以勸而夫子  
詰其道也而張為說如是則似不悅其對者吾亦  
不說張說耳  
在物子所惡故以天道言之而其說長矣奉天道  
以臨之是謂之益然後孝慈春風之行也此語不  
通哀公憂國康子憂民故其對不同不唯君與大  
夫之分也以天道言莊與在彼所當為未必相遠  
又何非焉  
第二十一章或謂孔子時曰錄在何節前且  
為政見篇首史記曰定公九年孔子由中都宰為司  
空由司空為大司空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

寇桓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閭閻  
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不遺  
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及齊人  
聞而懼歷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李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詰魯君為周道游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夫子雖為大司空  
以桓相事然或有不專任焉故或人怪而向之而時  
勢難為政姑以此答之也周書君陳曰王若曰君陳  
惟爾令惠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余泄尹茲  
東郊敬哉文與今書有墨同周官曰敬爾有官亂爾



有政有並諸助。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又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曰：是亦為政，豈不然乎？

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文亦甚明，何必強為說也。曰：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夫孝友之施于政事，兼何獨其心而已哉？君陳為政於國者，而以家言之，則亦非也。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二司並有，大少而大者其官長也。而魯大司空是卿而在，三桓則夫子所歷乃少司空也。然則人怪其不為

政在大司寇時，明矣。况損行相事，豈大夫爵也，非官也。故魯為大夫有官職，閑散者物子不歸二司之有，大少又不別官與爵，故其所論賸一耳。謂聖人施為自不與常人同，於其官政不必屑，然有所更張，是後世晉人所悅，豈孔子而然哉？如相定公會，齊人及誅少正卯，其於官事可知也。然祿在公室，而三桓專權，則其不得意亦可知也。凡書之文，古今或異，謂孝乎二字脫文，亦其臆耳。

堯二十二章人而無信

包成曰：大車牛車也，親者驥端，木以轉軛者也。小車，即馬車也。新者驥端，上曲鉤銜者也。朱熹曰：車無此言，人之不可無信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君子義以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故文行忠信。夫子所教也。包咸曰。大車牛車。輶者輶端橫木。以縛輶者。小車駟馬車。軌者輶端上曲拘衡者。人而無信。猶車而無輶軌也。  
亡弟士朗曰。輶者輶端橫木。以縛輶者。皇刑二說不同。按輶有二義。一云輶端橫木。皇用之。故謂輶端有二橫木。一為輶。一為軌。蓋臆說也。說文云。輶輶前也。刑用之。考工記注。衡任謂兩輶之間。然則輶前。猶輶頭。非謂橫木也。當從刑說。是士朗說也。朱子解輶軌。與包咸同。少改其辭耳。而不引其名。亦其所不篤爾。夫亦何難爾。若謂二信輶軌之在車。皆微而專。信之於人。亦專所專。而百

國行非信不成。故以為喻耳。信乃忠信。義之信。謂在我者。謂在彼者。則我信人。與人信我。亦在其中矣。如是食足兵。民信之。謂在人者也。民無信不立。謂民之信也。謂在己者也。曰人而無信。則謂在我者明矣。蓋子由曰。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輶軌。以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輶軌也。物子說似子由。而不及彼圓耳。  
第二十三章 十世可知也  
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皇侃曰。十世謂十代也。禮變即制度。易馬融曰。所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十世可知也。者。蓋曰有此語。而子張疑之。以為何也。

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  
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  
者則有矣親也尊也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  
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祭法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  
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  
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夫殷  
之於夏禮損益而因之故當殷之世後之因殷禮可  
知而其所損益亦可知也在周復然殷周既然則虽  
百世亦復然耳然殷之於夏周之於殷其德相繼者  
也故所損益可知焉彼之與者亦能繼周吾未可知  
也故曰其或繼周者彼秦也漢也非繼周者不復因  
周禮故所損益如彼爾

非馬融注未得朱子取之亦失  
非十世可知也蓋古言也然為書信乎為口信乎未  
可知已父子相受為一世固然孔子以夏殷言  
公之又云其或繼周者且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非世則王者易姓受命亦為一世也不然其或繼周  
者不通故知有虽万世不異今日也此句不通彼  
十老於文時夕出倭人之陋此句亦是已所損益可  
知也者謂損益不彘也今為前知所損益者故以  
聖人言之虽以聖人言之虽百世可知也亦不通  
馬融注不唯其意不可其辭亦不可何則三綱  
五常之目及三統之說皆起於漢者也二何嘗亦  
倭陋嘗作何唯

第二十四章 非其鬼而祭之

鄭云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謂非其祖也。凡謂鬼神者多不急于義。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周禮曰大宗伯之職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人鬼地祇亦曰神。春秋信曰晉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祀。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昇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祭非族。君祀無乃殄乎。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族類不歆其祀。杞節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同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余。非其鬼者謂非族類也。

鄭云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謂非其祖也。凡謂鬼神者多不急于義。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周禮曰大宗伯之職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人鬼地祇亦曰神。春秋信曰晉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祀。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昇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祭非族。君祀無乃殄乎。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族類不歆其祀。杞節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同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余。非其鬼者謂非族類也。

此固似有所譏者然觀答樊遲語以知其不然也

此或謂鬼神而後入我也凡語鬼神者多不意其  
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周禮曰大司馬之職  
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人鬼地祇並列  
神祭秋信曰晉夜舜其天子孤實直下國是天子大  
子使登僕而告之曰莫吉無祀余得諸於帝矣得以  
晉昇泰也將祀余與曰國風之神不敬非我民不食  
非地國也亦亦猶嘗禮禮者變也語曰嗚呼哀哉  
公亦亦最甲相奪乎享公余祀相宜武子不可曰鬼  
神神神亦則探祭者禮對何難對矣求諸時類而與  
非禮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  
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  
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非亦



